

安吳四

種

古真朱光題

先大夫幼受庭訓讀書一目十行能得其深年十九游蕪湖受知於中江講院故欵待御程公世淳面試冰賦奇其才薦於徽甯道宋公鎔值大旱命作誅旱魃文稱於時大興朱文正公署巡撫聞名招至皖江節署肄業以賈生相期許後游楚蜀江浙燕齊魯豫與沈小宛王仲瞿張翰風李申耆劉申甫周伯恬周保緒魏曾容宋于庭董晉卿諸先生及當代名公相砥礪聞見益廣三十外好爲詩故侍郎曾公煥任兩淮運使時有某君贈詩百韻歎其精妙於席上出示先大夫索紙筆和原韻頃刻立就同座驚絕流傳人間數千首然不存稿中年學書由歐顏入手轉及蘇

董後肆力北魏晚習二王遂成絕業其誘掖後進教誨不倦就其所學多所成就如凌曉樓汪孟慈劉孟瞻薛子韻張司衡王西御王勾生楊季子梅蘊生吳熙載朱震伯諸先生其最著者也在袁浦遇郭君大昌從悉河事僑揚州久知鹽漕得失道光初有中衢一勺之刻時釋碧溪好書爲刻論文論書諸作名曰藝舟雙楫先大夫出游日久習知民間疾苦時時與當道論說而信從者少至道光甲辰就旌德譚氏講席方裒生平著述集爲管情三義齊民四術並舊刻中衢一勺藝舟雙楫更加增益名曰安吳四種先用聚珍板印行五百部嗣因訛字較多咸豐辛亥重付刻

刷印二百部版存金陵癸丑燬於兵燹書遂罕見不肖弟  
兄學業謏陋媿不能讀父書思綿手澤乃覓得原書在鄂  
再刊梨棗發坊以廣流傳集內附錄之文半係顯微闡幽  
諸公後輩熾昌當亦垂念斯文與爲不朽矣先大夫晚任  
江西新喻令一年罷官有惠政至今豫章人能言之所著  
說儲全書並文集十數卷藏於家將續刊以問世焉同治  
十一年八月朔日男誠謹識

安吳四種總目敘

中衢一勺三卷附錄四卷

藝舟雙楫論文四卷論書二卷附錄三卷

管情三義賦三卷詩三卷詞一卷濁泉編一卷

齊民四術農三卷禮三卷刑二卷兵四卷

共三十六卷

敘曰乾隆己亥先君子抱世臣於膝上授以句讀壬寅侍遊白門爲八比六韻乙巳再游白門誦選詩而好之戊申誦選賦又好之丁未見調駐防赴臺灣慨然有志於權家求其書於市并得法家言私兼治之王子先君子病甚歸

里無生計。菽蔬以易藥餌。因究農家利病。甲寅先君子棄  
養。嘉慶丁巳負笈出遊。始見毛鄭氏詩。鄭氏禮。戊午入楚。  
己未入蜀。倥偬戎馬間。謂可試所學。而有言不信。辛酉冬  
游江浙。見官擅漕利。民冒死與官爭。心憂之甚。壬戌世臣  
避暑浮玉山。洋盜蔡牽犯上海。砲子入城如雨。鎮道遣四  
櫓快艇。延世臣。而蔡逆於遣使之次日。外竄。世臣至鎮道  
請閱並海島嶼。見北洋沙船數千艘。停泊黃浦。因發海運  
可救漕弊之議。乙丑遊袁浦。河事亟。從司河事者問訊。莫  
能言其故。後遇郭君。得悉成敗之所以然。中間往來揚州。  
見鹽事日否。梟徒常滿囹圄。而綱日絀。問之司鹽事者。慙

言緝私不力而已。蓋鹽係利事，官商夥廝，司事者各懷利心。又由竈而場，由場而壩，由壩而所，由所而岸，各司一事，莫能兼通。間有流寓之明者，又以志在攘利，所言率抹鍛心得，惟取悅商，以遂已求。世臣滯迹既久，分詢合稽，略悉其本末。道光甲申年，且五十，高堰決，糧艘不達河北，當事採及海運之議，而舉行多不如指。於民仍無益，故有中衢一勺三卷之刻。閱數年，揚州柳蔭菴住持性恬字碧溪，嗜詩與書，見世臣論文論書諸說，抄錄十數首，爲二卷，付梓人名之曰藝舟雙楫，以配中衢一勺。二書既出，外間欲購者多。閩粵浙皆有翻板，然二書於鄙說實未詳備，故校正。

錯誤而附益之較舊刻倍有差世臣以乾隆癸丑成兩淵  
十六篇五千餘言攙論古兵事得失爲書五篇亦五千餘  
言嘉慶丁巳己未間爲當路條列時事又五千餘言謬以  
知兵名於時辛酉教授鳩茲者半年爲姚生論說入長出  
治之事始於網羅曠軼以備急需而杜後患繼之造就烝  
髦以育人材而善民俗爲說儲一篇五六萬言又以郡縣  
至爲樞要詳說保甲學政戎政課績農政五事爲說儲下  
篇又五六萬言嗣蓬轉江湖見山川要害有今古不易者  
有隨時輕重者驗之已成事爲形勢考異一書序說粗就  
繼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紀要其說大都相出入遂輓



敘曰僕於道光乙酉刻舊著言河漕鹽之書三卷題曰中衢一勺其言雖切而勿詳又得其書者大都視三事爲三而不知其實一也河治水事也水有利有害能去水害者在能收水利漕爲惟正之供什一而征法自前古鹽之起也命曰海王固以佐軍國所不及而紓需體塗足者之困凡皆以奠民居急民事也唯以三事皆近利司事久則見利忘義漸去其本以病民卒至司事之利亦與俱病則不揣本而齊末之故也河鹽二事僕實能究其深舉而措之於國於民旣大利而司事者亦霑溉無已惟漕則大略顧已其細微曲折可不變法而推行無礙者頗未能自信嗣

游武林識故平湖令江陰趙琳圃球示及政書五篇唯說  
漕爲最善條列十五事二萬餘言如其說則民與官與丁  
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裕如一切依於成案祇須去胥吏之  
奸而已因手抄而藏之欲刪要爲書以補吾闕攜至都下  
徧言於所知借鈔轉展遂失其稿本趙君老矣其書刻否  
并存歿不可知僕意以漕主江浙卽舉趙君法而民困卒  
難悉紓然興屯以減江浙之額漕斯事體大恐未有能見  
諸實事者舉趙君說則潛移默運謹守成法貪夫無以肆  
其脣舌小民已親受利益或亦可杜大患於日後世果有  
出類之傑膺

聖主篤信重寄者出一反五百年之弊以上利

國而下利民則僕說具在若居得爲之地祇有心補苴以小利斯民於目前則當求趙說其書固已至纖至悉節目備具也僕轉側江淮燕齊數十年時時與當路論說民間疾苦爲補救之方諸公亦共信其謀不爲身確鑿可行而善之然卒未有能舉其事者至市井小民偶倡邪說於事理旣無足動聽又其力曾不足以達微員末弁而近之二年遠則五六年其說竟上騰章奏仰邀

俞允僕經見已屢竊以爲天意欲重困斯民寢削

國脉積久然後知上利國下利民則中必不利於蠶蠹漁

牟者故百言而百不用。上病國而下病民。中必大利於蠹。蠹漁牟者。故說一出而萬口傳播。終得達於大有力者。以是知仍關人事而非彼蒼之降割下方也。僕老而試令江西。權篆新喻者年餘。前任倚上游有連。摧折庠序。以預爲加漕地。致興大獄。省垣悉謂其民爲比戶可誅。需次無肯往者。不得已而及僕。僕受命星馳。未及邑境十五里。居民夾道私語。新喻城必不能入。僕從聞之。皆欲少留。僕中夜馳至。詰朝視事。隸役逃散畧盡。而父老督子弟催科。勤於糧差。其應審人證。諭父老送案。唯謹。及當徵漕。僕集紳耆與戶糧書吏廷諭之曰。漕正供也。民司輸而令司征。至兌

軍安丁與上下規費本屬陋規然議裁減則權不在令出  
賠墊則僕無其力諸君與戶書非族卽戚僕初任貴邑又  
向未辦漕諸君與戶書取存架十年來舊卷核算其必不  
可省之用費使僕無賠墊之累貴邑免抗頑之譏足矣若  
前此虐民諸政僕已訪悉方能盡剷除之一遵漕運則例  
花戶執攬餘米收回斷不使諸君譏僕行不掩言也紳耆  
與戶書公算三日漕費須庫紋萬九千三百餘兩邑人踴  
躍輸將米旣乾潔而費用畢集兌軍時丁驗米色謂爲生  
平所未見一切規費皆如向例而兌付加早及軍船開行  
後乃蒙擅變舊章迹涉科歛之嚴劾去官待辨漕運則例

世莫遵行以浮收勒折爲舊章久已考曰擅變夫復何辭然民情大可見而漕事非必不可辦亦可見矣故集錄前後諸文附原刻中衢一勺之後爲附錄四卷卷內反復皆鹽漕河三事三事雖政之一端然非具運量全局之識固不足以察事理之所極而隨時酌劑以有利無弊也故摘取說儲上篇序論舉要之詞附之編尾使覽者得悉其指歸焉

申衢一 附錄目錄敘

附錄一

袁浦問答 嘉慶戊辰

海澱問答 己巳

與秦學士書 道光辛巳

記直隸水利 畿南畿北畿東  
壬午

代大名兵備富敬齋爭堵漳河決口稟戴使相 癸未

記畿南事 癸未  
上英相國書 乙酉

讀昌黎集書其後 乙酉  
宣南答問 丙戌

跋李紱書齊蘇勒覆奏淮揚運河劄子後 丙戌

山東西司事宜條略 丁亥  
書喬徵君紀事文藁後 丁亥

附錄二

代楊桂堂給事駁奏開放舊減壩摺子

丙戌

代楊桂堂給事上防河摺子

丙戌

小倦游閣雜說一

丁亥

小倦游閣雜說二

己丑

小倦游閣雜說三

庚寅

附錄三

閘河日記

己丑

附錄四上

卻寄陶宮保書

戊子

代議改淮甌條畧

庚寅

上陶宮保書

壬辰

答蕭梅江書

壬辰

上陶宮保書

甲午

答謝無錫書

甲午



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

乙未

開河三子說

丙申

江蘇水利畧說代陳玉生承宣

丙申

江西或問

戊戌

附錄四下

答桂蘇州第一書

丙午

復桂蘇州第二書

丙午

答桂蘇州第三書

丙午

與桂蘇州第四書

丙午

答桂蘇州第五書

丁未

答桂蘇州第六書

丁未

與桂蘇州第七書

丁未

南河善後事宜說帖

己酉

答陳大司寇書

己酉

說儲上篇前序

上篇後序

嘉慶辛酉

上篇序目

同上

上篇第四目附論 同上

業又見民間紅白事繁簡豐儉多失中且儀節無成式欲斟酌今古忖度貧富爲鄉人禮一卷再三改竄卒不敢定其本復刪採自漢迄明正史刑法志及詔令章奏傳記所載據唐律疏義參互錯綜審察其世輕世重而衡當否於以推測人心風俗隆污之源則是非不謬而徧求清熙式不可得未能排比成書世臣奔走數十年旣負米鮮優暇又精力日衰乃欲哀生平論說以爲齊民四術四術者農以養之禮以教之不率教則有刑刑之大則爲兵而艱於寫定蹉跎及甲辰年政七十不能自已以說儲上篇體狀事叢不可分散唯前後序及序目附論成文者摘入附錄

以示端緒其下篇則與舊著類集之中不無繁碎姑勿加  
芟薙庶備有心世道者采覽而已至詩賦業之最早似有  
得於作者之意卽其辭涉哇靡要皆義存諷諭并集錄之  
曰管情三義大凡三十六卷卷約萬餘言總名爲安吳四  
種吾涇本秦縣季漢分安吳敝居附近其治故以爲名擬  
求活字板排出數百部以防散失此外大小雜文與四種  
無可附麗者尚十數萬言別錄清本與說儲上並藏於家  
世臣於經則詩禮於史則國語國策馬班陳范資治通鑑  
於子則孫吳孟荀韓呂於總集則文選古文苑於彙編則  
通典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稍見其深其餘冊籍徒供涉獵

未有真得敝箒之享。固爲有識所笑。然猶賢乎已也。道光甲辰秋九月廿六日。涇包世臣慎伯甫書。

擺成後同人得書者多苦句讀之難。僕亦病其錯誤。層出。又間有未穩洽處。年來頗加增刪。薙改。至咸豐紀年釐訂差定。重付梓人。因爲離句。倦翁再記。

男

誠家丞

孫希

麗

希

蘭校字

中衢一勺目錄序

從弟世榮季懷  
族子慎言孟開合註

海運南漕議

嘉慶九年蘇州作

籌河芻言

嘉慶十三年四月清江浦作

覆戴師相書

嘉慶十四年都下作

策河四畧

嘉慶十五年十月揚州作

一萼紅詞序

嘉慶十六年十月安東作

下河水利說

嘉慶十八年邵伯作

以上六首爲卷上

郭君傳

嘉慶二十二年都下作

答友人問事優劣

同上

說壩一

同上

說壩二

同上

辨南河傳說之誤

同上

南河雜記上

同上

南河雜記中

同上

以上七首爲卷中

庚辰雜著三

嘉慶二十五年十月都下作

庚辰雜著四

同上

庚辰雜著五

同上

覆吳提刑書

道光二年十二月大名作

漆室答問

道光四年十一月揚州作

啓顏漕督

道光四年十二月揚州作

海運十宜

道光五年六月揚州作

以上七首爲卷下

右言河十一首言漕三首言鹽一首兼言河漕二首  
言水利三首河之本事也都次歲月集爲一編

敘曰河漕鹽三事非天下之大政也又非政之難舉者也  
而人人以爲大人人以爲難余是以不能已於言也漕難  
於鹽河難於漕事難則言之宜詳余是以不能已於言而  
於河言之尤多者也然余有所不能已而言河言漕言鹽



其書脫手流布傳寫者既苦錯誤又或以意竄改至異事實然以是被聲聞矣然以是遭脣齒矣而皆非余作書之意也余少小見官民相爭必於漕而無以已之嘉慶七年遊海上比物察情以爲舉海運則公費大省而官之困於丁與民之困於官者可以小紓而無藉以成其說值八年衡家樓河決穿運得達於蘇撫卒不見行乃作海運南漕議以爲私書十三年江督請帑六百萬大修汰黃隄援東河成案以什六歸濱河之鳳泗徐淮揚海六府州分十年攤徵歸款予以鳳徐諸郡邑民瘠而危數爲變南河例無攤徵似難奉行又正料爲根本至計

南河舊以派廳蕩料爲正料各廳領價自

購爲購料。故有移正作購參案。近則名葦稽爲正料。與纜  
概名雜料者對舉。而蕩料餘方。俱由庫道作收支料。變爲  
紙。幾如會子。然黍稽仍名稽。  
料。是惡害去籍之未盡者。

葦蕩左右營。南河之天府也。

近廼專以購價啖工員。庫貯倍蓰。

庫貯猶言額支。係南河名目。

而工仍

無料。區脫視蕩。徒稱餉絀。乃爲籌河芻言。明經費之無假  
外求。冀當路之或牖其衷也。故相國覺羅長文敏公戴文  
端公持節視南河。見其書。遂得罷攤徵之議。而採用接築  
長隄。接長蓋壩之策。文端以籌蕩非奉使所及事。而心以  
爲善。文敏嘆釐淤爲經久碩畫。以江督係其姻婭。授本使  
自奏行之。旣久不報。文敏遂面陳其略。奉

旨飭江督仿靳輔遺法。自籌治河費。一切開例商捐。課程

諸說皆不許在籌議之內。江督卒以每食鹽一斤增河費三釐。具覆蘆浙閩粵之鹺賈。并因緣爲奸。以病齊民矣。而河事愈亟。乃爲策河四略。以俟能者。十六年故節相百文敏公以臺長出督兩江。在都得芻言四略二書。首舉蓋壩有成效。語在郭君傳。遂并舉接隄籌蕩。其籌蕩章程。雖出余手。而發行于十月。爲時已緩。又未能先委十萬。是以不獲符前說。止增採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浮於原定正額過倍而已。而工員奉派正料塚數。已爲四五十年來所未聞。見慮嗣後蕩事益治。遂停購價。謗語滋起。文敏以籌蕩之故。知釐淤事必可行。頗欲究其說。左右見文敏意在修好。

乃巧爲謠詠以尼之。工員乘機并翻籌蕩之局。司事者旣獲重咎。共幸蕩事可已。而

廟謨獨斷。飭仍核實妥辦。事得不廢。道光紀年以後。河勢復否。而奇險疊見。卒保安瀾者。

垂裕遠而正料足也。十八年豫東之役。故工部尚書蘇公得芻言。知釐淤事未舉。遂於籌議經費案內。列款入告。奉敕交文敏。文敏深忿不自己。出所親承望風。指減淤數。以薄其功。欲蘇公舛余言。而亦無不藉致富貴矣。故南督黎襄勤公十六年春初。擢淮海道。卽購二書。珍爲秘錄。演其說。與河督爭堵倪家灘。以知名。繼識余。就問書旨。尤詳具。

機要多取裁決焉十七年春襄勤建議守倪家灘格隄余以如議則大隄必潰沮壞全局駁正其事始有隙然是秋超升爲督仍力舉束水對壩課柳株驗土埽稽塚牛減漕規南河例價名目請移束禦兩壩一切依二書所言雖移壩不得

請而灘柳茂密土料如林工段修潔河身深邕錢糧節省者過半秩秩改觀矣徒以誤翔圈堰構險驚心遂使志出苟完計專救敗而救敗尤非上游則以虎山腰減洪水而歸墟于周橋下游則聽葉家社旁洩不復自守前說束水壩尋亦罷廢襄勤之言曰黃漲非人力所能禦擊山腰以減之無刷塌之虞而有化險爲平之妙余見其議雖成而

事尚未舉恃舊德以諍之曰黃以無溜爲至險攻大埽不與焉湖以淤底爲至險掣石工不與焉閣下謂減黃入湖爲化險爲平黃緩湖高吾坐見其積平成險也兩險交至其禍甚烈閣下意在及身然或未能以憂患貽後人已自圈堰病發襄勤常恥見紉語在雜記上及以危言論山腰尤啣之自是爲水火矣會東河屢決藉以少安馬睢并合河歸南境經行一載之後交汎則清河安東阜寧三縣所轄河長且二百里水勢常平隄而中泓無溜襄勤憂悴不知所爲惟力疾奔走遂以道光四年春病瘵卒官而後人智同賓雀無覩敗徵不數月高堰竟決余目擊鉅艱乃作

漆室答問以發因敗爲功之機而當路莫能採錄者於是  
運道大梗相國英公据余議爲海運之請而奉行依違委  
任胥僧上海商民被擾蓋略與清江之撥船運夫等矣未  
幾沮海運者皆敗余意事在決行乃爲海運十宜以布之  
良以藿食思深決策甘載之前天時人事迫歸一術誠不  
忍見其或有得失使噍噍滕口說以疑衆隳成而汲江嗟  
其無及食葵憂其告匱也夫親見子雲古人所嘆鳧鷖來  
遠物理所珍昨聞東督張公請集羣議有自謂無及成於  
六德之風

聖明嗟賞飭行所奏稽其摺稱汎到旁午霜後宴息徒知

言防莫事求治。又謂南河多分洩而致受淤。以及築做對壩束水。數事則主於問河事優劣。說壩而雜取郭君傳四略以爲說。至云用靳輔爬沙船。是未見辨南河傳說之書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張公卽盡見其書。庸遽盡其意乎。郢書治燕。周官亂宋。夫豈一槩而已。或者曰。君子之思不出位。吾子少稟殊資。弱不好弄。攀躋羸劉。鞭笞唐宋。干名未聞羅隱。一命不沾李白。孺仲之子蓬頭。仲晦之母糲食。食貧而處脂不潤。居卑而名津匿跡。先憂後樂。矢口嚶嚶。自爲則已。早爲人則已。勞舍田芸田。毋乃病乎。余曰。造鍊合轍匠氏之方也。明齋知類雅儒之行也。古之爲河爲漕。



爲鹽而善者治其事而後蒼黃趨蹶買買以從之耶抑其事素立也手無斧柯則待其人亦濟世利物也雖勞何病或又曰陰用其言陽棄其身雖有功而不究吾子得此於諸公也屢矣况不乏下石焉者乎何吾子之不悔而無戒心也余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賈生發策而收功於主父偃王文成踵其術以從思田之役功施到今賈生藉免術疎之誚於後世幸矣諸公有採余言以効功當世者余之幸較賈生爲大且君子立言非以爲市也而何悔乎古之以言獲禍者皆傾危不詭於中余言所知能主利濟者取則焉又何戒之有然而利害倚伏相待以發惠以養老瞻

以黏牡同是飴之見也故余議海運將以紓民困也今海運已舉官不受丁困矣而其所受之困雖不至如丁之甚而事加先是民未困於官而官先困也官既先困則民之繼困當益甚是余說之反也此之不能不戒也故校錄諸書附記更歷以餉有心三事者題曰中衢一勺爲其不足以言尊也夫設尊於衢飲者自斟酌之然或飲之而過節與性不宜飲則皆足以致病然以有致病者而徹其尊則必有求飲而不得者已是必如黔敖要於路而自飲之耶然有不食嗟來者則速其死再三求處於无咎之地而不得是亦未可以不悔也道光五年十二月八日涇包世臣

慎伯甫書於許市舟中

〔合註〕倪家灘在雲梯關下八九十里十六年冬襄勤承辦減工下段引河倪家灘先於是年春漫口河督不肯堵塞受淤尤厚襄勤估挑引河深一丈五尺以其土於兩岸堅築縷隄長三千丈首尾緣以格隄斜屬之大隄兩縷隄相距才九十餘丈十七年春李家樓合河歸故道縷隄內身仄堅守格隄水無所洩必旁攻大隄故駁正之虎山腰係十八里屯舊址就其基展寬引水入丁塘湖鑿山腰爲減壩洩入引河注洪澤湖坐落銅山縣城西三十里係銅沛廳所轄葉家社在黃河北岸

去海口五六十里。馬工係馬營壩在河南武陟縣黃沁同知所轄儀工在儀封縣係蘭儀廳所轄。

男誠孫希龐希蘭校字

安吳四種卷第一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從弟世榮  
族子慎言合註

中衢一勺卷第一 上卷

海運南漕議

并序

嘉慶癸亥河南衡家樓決口穿山東張秋運河糧艘不能行中外頗憂漕事

上以諫臣言飭有漕督撫議海運予曾遊上海崇明登小洋馬跡諸山從父老問南北洋事稔海運大便然非有所資藉而驟改舊章則疑衆難成既見邸抄遂委曲從所知未幾其說達於江蘇巡撫屬爲論列巡撫以爲然

刪潤再三。初繕摺而浙江巡撫已論罷其事。竟以中止。予以其關係極重。故刪爲私議。以俟後日之謀國。是君子推取焉。

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適資盜糧。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三曰糧艘須別造。舵水須另招。事非且夕。費更不貲。然三者皆書生迂譚。請得一一折之。以事實而後伸正義。出吳淞口。迤南由浙及閩粵。皆爲南洋。迤北由通海山東直隸及關東。皆爲北洋。南洋多磯島。水深浪巨。非鳥船不行。北洋多沙磧。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小鳥船亦吃水丈餘。沙船大者才四五尺。洋氛在閩粵。皆坐鳥船斷。

不能越吳淞而北以爭南糧也。沙船聚于上海約三千五百號。其船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匯寶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須銀七八千兩。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號。故名曰船商。自康熙廿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餘萬石。而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予嘗問其每歲漂沒之數。總不過千百分之一。而遇颶風鬆倉在其中。鬆倉者巨浪入倉。豆見水輒脹大至倍。恐船破裂。故酌弃其半於海。以鬆之也。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於此。上海人

往關東天津一歲三四至水線風信熟如指掌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到者無虛日此不得以古人之已事爲說也秦漢唐漕粟入關未嘗言官艘唯劉晏傳有寬估之說諒亦雜僱民船。

國家除南糧之外百貨皆由採辦採辦者官與民爲市也間歲并有採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而山東江南撥船皆由僱備是僱船未嘗非政體也取其便適無他患何必官艘哉沙船以北行爲放空南行爲正載凡客商在關東立莊者上海皆有店上海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內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三四百文船中主事者名耆



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並無客夥押載從不聞有欺騙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買人挖草泥壓船今若于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諭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准帶南貨至天津卸于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四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五升卸載時以平斛收津丁之加二五米俱成正供以增倉儲合計南糧四百萬石不過費水腳百六十萬會不及漕項十之三四

此合州縣津丁兌費而言非專指糧道庫項也而陸續開行二月

初江浙之糧即可抵淀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船商以故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倉米之增者無數又使州

縣不得以免費津貼旗柁名目藉詞浮勒一舉而衆善備焉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錢陳江南提鎮哨柁山及大小洋山會於馬跡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於鷹遊門以資彈壓護送而淀津有撥船數千號足敷過載由淀津抵通二百里無糧艘沮滯挽行順速唯裝卸及發水腳之時若使吏胥尅扣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耳然悉心籌畫專意了此一節亦非甚難之事也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柁水清查屯田其事皆有條理可循茲未及具論謹議

合註招寶山在寧波府錢陳山在嘉興府俱在海中

山在崇明外洋小洋山江蘇浙江洋面交界處大洋山  
在小洋山東南入浙洋界馬跡山在崇明南上有都司  
營鷹遊門在海州與山東洋面交界處

籌河芻言

治河者始自下流下流既暢上瀾自安自神禹以迄

國朝靳文襄奏績宣防莫不由此自賈讓倡不與水爭地  
之說墨守諸生羣以築隄激水爲非計而前明潘氏解之  
曰導河云者蓋洪水橫流時禹度其高下以隄束之引而  
入海之謂也愚證以八蜡祭防則潘氏之言信矣潘氏又  
曰沙墊底高但謂旁決之河不可以論於歸槽時也沙易

停亦易刷。水勢歸槽，則沙隨水刷。故余所築遙隄，守之十七年而未嘗有分寸加高者。誠以水聚則底深也。但底深之後，人視隄爲無用而弃之，不加修葺，則有旦夕之急耳。繹潘氏之論，以驗文襄之事，大概可知矣。文襄之督南河也，清口以下涸者且十年，遂於關外接築長隄，除逼海軟淤廿里之外，皆加修防，堵塞決口四十餘處，而河以治安者五十年。是故近日之河患頻仍，說者共咎海口矣。然而不稽前賢之成績，不察現在之情形，謬爲鐵板沙攔門沙可駭之說，又謂海潮上下，河水不敵，以致淤墊，因有別隄海口及修復爬沙船混江龍等議。夫改海口之說，潘氏固

詳言而力排之。今昔一理，無容贅辯。至爬沙等船，乃文襄之舛議。鐵板攔門之名，自前明嘉靖之初，已見章奏。其時海口僅在雲梯關下。至今海口東徙，且數百里。若果係鐵板，則當橫塞關門，何以竟隨水下徙耶？蓋河水下注，海潮上溢，于口門一頂，則潮水銳而中行，黃水曲而兩散。黃潮交滙之處，中聚停沙。此不必海口爲然也。凡山河入江之處，皆有之。愚更謂黃口之潮，實弱而易敵，唯不能爲黃厚集其力耳。夫水莫大於江河，海潮入江，直上至小孤山，瞬息二千五六百里。海潮入河，僅抵十套，才百五六十里。蓋海雖周環，而性同就下。地勢北高南下，海流趨於南而

山東之成山磯頭橫插海中者千餘里挑溜東去回溜南折正抵錢塘故潮爲最大黃浦口次之福山口又次之河口近在膠僮之間正成山之磯窩耳故潮力甚弱河源萬里又合五省之支流此正同爲逆河之勢也但北岸六套南岸仁和鎮以下二百餘里全無隄束遇大汎水旺之時橫溢至數百里流散則緩潮乘其虛直入以扼其吭故河身積淤屢致不測愚嘗親至海口南自射陽湖北至灌河口徘徊青淤尖上度其情勢見潮落之時攔門沙面水色深白可辯去口門尚有一三十里與潘氏所言不殊夫河旣入海而沙在二三十里之外其不阻大溜也明甚誠修

培舊有之隄接長至逼海軟淤二十里爲止則河力聚而  
海潮上泛河溜仍自下行衝刷底淤不至如今之潮旺時  
河水倒流百里致上游水立矣再度上游河身漫寬中泓  
無溜之所測量水線鑲做對頭束水斜壩激動水頭節節  
逼溜導至清口乃于束清壩下接長蓋壩逼高清勢於禦  
黃壩外加做順黃大壩挑黃溜北行導清溜東注分工趕  
辦遴選良善之員期於歸實不過經兩大汛而桃源之高  
家灣以下河底可以掣深河深則淮高清水下注助黃刷  
沙高堰自不吃重糧艘永無滯礙此雖未然之事而有必  
然之理者也今制府奏請餉六百萬分別動帑及攤征歸

款兩項南河從無攤征之例恐駭民聽而戶部籌撥勢實不繼內外俱以爲憂愚周旋海濱者月餘詳察地勢周諮人情有深便於民而藉資

國帑者二事敬謹述陳以庶幾野人曝背之義焉

合註靳公言黃河盛漲時水面高於平地自數尺至丈不等今冬令之河底且高於平地數丈蓋潘氏之前遙隄未備河水泛決漫流平地亦從而高故平地與河身不甚相懸是以終宋之世河可南北兩行及潘氏汰黃隄成河水獨行而嗣其事者不能攻淤以治河底唯隄繼長增高以幸無患是以河底日高竟成築垣居水之



勢有決口卽奪流無復兩行之事矣 高家灣在桃源  
清河交界處外北廳所轄楊莊口門上三十里。

一擬召買海淤釐奸杜爭以裕經費

雲梯關下其北岸自馬港河起東下至現在海口青紅二  
沙淤成堆阜迤北之雲臺山已成平陸地隸海安阜三州  
縣民竈相雜淤出新地約方二百里前此乾隆四十五年  
因水漫豁糧之民竈地五千七百六十三頃零今亦淤成  
沃壤其南岸北沙以下至黃河尾閘長二百餘里寬百里  
無賦者十居八九又鱔魚港諸處向因無工黃河漫水而  
注射陽湖蕩亦出淤洲甚廣查南北兩岸截長補短以鳥

道開方計之約方三百里每里五百三十畝當得地四十五六萬頃以五六萬頃爲湖河沮洳之地又除十萬頃爲葦營官蕩及淺淤青淤斥鹵不毛民居墳墓之地又三分去其一當得產稼地二十萬頃此地皆肥淤其附近海州及關前數十里者多有大戶隱射其餘亦有客戶搭棚私種撒種滿野收成卽去每畝收豆麥至二三石之多因無糧官地不敢戀種卽大戶隱射者亦不敢硬佔不過賄囑吏胥且前且卻偶有報升在案者又成訟至十數年莫得咨結前高文端所謂百里無人煙之處今人居頗密爲東南富戶所集查乾隆四十年前升任庫道李奉翰議詳制

河二院將葦營溢地召民領買後緣四十五年豁除關外  
溢地錢糧召買案以中止今旣淤溢肥饒出產繁沃且居  
民願得此者不謀同詞徒以報升費重莫敢先發查文襄  
治河共用銀二百廿萬兩而功成其友陳君爲籌錢糧於  
淮揚居民謂河治則田可耕且新淤田肥出產加倍共幫  
修河費銀每頃三十二十兩不等遂以歸款其餘以濟  
官吏弁兵公費饒裕令行如流俎豆至今未嘗有議其加  
派病民者其八疏內籌畫錢糧一疏具在可稽也夫文襄  
時以居民已產幫費修河尚踴躍恐後况此以官地召民  
承買開其財源永杜爭端豈有不應捷影響者乎誠明示

召買其先已隱射耕種者皆准自陳繳價給與執照以地  
高下定價每頃分三十兩二十五兩二十兩三則以中則  
爲率可得銀五百萬兩又帶繳接築護田大隄費銀每畝  
三分可得銀六十萬兩查該州縣正糧每畝歲納銀三分  
二分分七八釐不等除安東一邑無漕外每畝又徵漕一  
升至四五合不等今召買之地舊占者卽年荒地二年後  
一體照則攤糧約以每畝二分爲率歲可得銀四十萬兩  
每畝帶徵接隄歲修銀二釐可得銀四萬兩三項均歸河  
庫其前此隱射而示到兩月不行陳報者許他人指買其  
同指一段而報買在後者爲套報不準若所報畝頃之數

丈出不實在十二以內者。但令照數補繳。過此卽治以欺隱之罪。難者或謂海濱人悍。大戶隱射已久。復使繳價清丈。或至滋事。此非闡于理而不樂成美。卽欲釀民爭以便其攘利者也。隱射之戶。每年所出規費。倍徙正供。又叅養拳勇以備械鬪。倘成命案。常至傾覆。今出示招買。卽隱射萬畝之家。不過輸銀二千兩。而永享豐厚。且誰肯歲費無算。以自蹈危機哉。至素爲大戶。叅養之徒。性非無良。徒以勢孤力微。不能自佔官地。故依託大戶。聊爲生計。今旣可以指買。各出所積。皆得永業。富者樂其遠禍。貧者樂其繼生。滋事之慮。誠爲過矣。又謂海淤地廣。附近民稀。召買莫

應徒多一說此亦非明於事實者也關外居民本皆新植  
一由私種官地一由轉販蕩料致家大萬枌榆相望且清  
江文武各員內外各幕及彼遊客兵目多擁厚貲共知指  
買爲大利所存但恐人浮無憂餉絀或又謂王者不與民  
爭利斥鹵之區宜弛以便民此又貌求寬大之經而坐失  
治平之柄者也夫弛利與民所以濟貧乏非以優奸宄今  
任大戶之隱射而貧民爲其牙爪道府州縣之猾吏相與  
爲姪非所以成政體也召買一行則奸民不至犯法而有  
以自全貧民皆得食力而有以自植是一舉而教養之贖  
備焉者也凡此三說皆非所憂但宜簡公忠曉事大員一

人專司其事。禮致一二賢傑爲海隅人所素信服者，招徠曉諭，以消小民不信官府之心。先得數大戶及民望爲倡，則報買駢集矣。若誤任牧羊之狼，而輔以假虎之狐，則百爲而百無成。又奚必召買海淤之事耶。康熙三十八年，河身創隄，奉

旨：此隄不論遠近，必與要修。朕業已指示，不用高寬，止用高五尺，底寬二丈，頂寬七八尺，以遏水頭。欽此。查現今當接築之隄，除近海沮洳二十里計之約二百里，北岸創隄長三萬六千丈，頂寬八尺，底寬二丈八尺，高五尺，每丈計上九方，共計土三十二萬四千方。南岸較險，臨河一而應

築坦坡頂寬八尺底寬四丈八尺高五尺每丈計土十四方共五十四萬方二共計土八十六萬四千方每方寬估作銀四錢水碾在內取伏淤真土打碎堅築共需銀三十四萬五千六百兩嗣後遞分二年北岸加高培寬築成新隄共高八尺頂寬二丈底寬五丈二尺除原創土方不計外計用新土共七十三萬方南岸坦坡加高幫寬亦分爲二年新舊隄共高八尺頂寬二丈底寬八丈四尺除原創土方不計外二年分築計用新土共一百萬方兩岸續築新土共一百七十三萬方每方四錢共銀六十九萬二千兩連原隄通共銀一百三萬七千六百兩先卽行委官



兩岸勘築封土領餉興工一月可以畢事其款在買升項下撥還買升之項不過期月大勢必集無容慮其不能接濟也再新隄頂溜陡水之處須鑲做防風以保沖突歸入另款招買示未發之前當行各州縣提取糧冊赤書日後照冊除糧丈地自無欺隱矣買升之款除接築長隄外可備修築磚石各工及創高家灣以下河寬溜緩之處挑水各壩復建清口順黃大壩頭壩前接長蓋壩至風神廟及各工幫絨之需隄成仍宜修復栽柳種茭之制派兵與民協護則久安長治之策也。

一擬籌盤葦蕩任地惠民以平料物。

近年河費繁重皆因料價騰貴料販居奇以致漕規例價不敷舊例購料七十五兩一堆在十月至正月收生柴九萬斤二月至四月收溫柴七萬八千斤五月至九月收乾柴六萬六千斤而今不論月日改收柴三萬斤一堆發價一百四十五兩至一百八十五兩不等是今之一堆昔日兩堆之價也昔之一堆今日兩堆之用也出入相乘懸殊四倍正供有常何以堪此查南河皆用海柴海柴皆產葦蕩營官地凡民間燒煙舊例皆官料做工之餘今乃奸民串買蕩柴反與河員爲市居奇擡價以病

國帑且餉或不繼料不至工常至成事夫水性有孚盛澗

逼隄無料加鑲乃至漫刷是近日南河機宜探本清源專  
在清蕩查連年歲修搶險二款用至二百三四十萬之多  
工程經費正料居六雜料及夫士居四則每年購料銀約  
百六十萬兩以新定例牽算百六十兩一堆計之約通工  
用料萬堆每堆限繳三萬斤且不能足數以原定每堆七  
十五方每方四十束每束乾柴二十二斤計之則實得漕  
規料四千四百堆即可濟通工之用查葦蕩左營原額產  
柴地五千餘頃右營原額產柴地七千餘頃共萬二千餘  
頃今既淤寬前升任庫道吳壇曾用繩圍蕩地一畝樵得  
重六十斤柴二十四束以衰旺取中每畝樵得漕規生柴

三十斤一束者三十束則萬二千頃可得柴三千六百萬束爲料萬二千堆以四千四百堆爲加鑲春工及防風搶險之需仍餘七千六百堆官分地設廠運賣燒煙每堆取足錢八十千文比之今日市價才三分之一耳其便民豈有旣哉合計賣價可得足錢六十萬八千千文其樵兵交工四千四百堆不行給價外餘柴束每束照正料舊漕規減五釐照刀本增八釐見束給樵兵銀一分五釐共銀三十四萬二千兩每歲八月卽發銀十萬兩爲各兵募僱刀手之本又發銀二千兩爲搭棚之費查左右二營實樵兵千二百名每兵自僱刀手五名合七千人自霜降日開

至清明日停刀共一百六十五日除十五日爲大雨雪停採外一百五十日以三千六百萬束分計每人該採五千一百束每日該採三十五束堆駝在內每兵領募本八十兩以僱五人一切寬裕矣此項卽於給柴價內扣還外仍餘柴價二十四萬兩提二萬兩爲停刀後疏溝補種之用以二萬兩爲本營參守千把協効之公費以一萬兩爲記名効用百總頭腦之酬賞以一萬兩調濟操防中右二營當差公費以二萬兩調濟船務營弁兵以四萬兩爲覓船分運各廠及司事辛食之費仍存柴價十二萬兩分給兵每兵一名可分百兩以廠賣六十萬千計之除去柴價

尚存錢二十六萬千。可以助雜料夫土之用。查左營地各隊各兵俱有分界。右營漫灘。並無分址。似應丈清。照左營例分定。使兵知產柴旺。則得柴價多。視如己產。加意護青。且巡守勤慎。堆成時不慮奸人風火也。然此舉商之河壩官幕。則莫樂行之者何也。官之領帑購料。幕之代官收買。游客之爲料販居閒。皆非無爲而爲。今取諸官蕩而有餘。且轉以賣之於民。則辦料之利竇塞矣。常時料價尙有行市。唯搶險急需。則居奇數倍。而幕藉以告其居停。官藉以白其上憲。皆不能駁價核實。今工積官料。備防無匱。則徹工之浮開杜矣。市虎成於三言。築舍誤於謀道。故曰非言。

之難聽之難也。非聽之難行之難也。非行之難斷之難也。是唯望當路君子之能斷而已。

覆戴師相書

師相閣下。辱賜盛饌。促席垂詢。竟至分夜。世臣不材。何足以塞盛意乎。然運量宇宙。不遺微細。世臣雖非其人。稱此以求。必可得人任事。天下幸甚。吾道幸甚。承拳拳南河備問葦蕩興廢之由。面對不悉。謹以書陳。伏惟垂察。康熙中。年。海口淤地產葦。材中廂埽。乃以沿河河夫五千名。奏撥千二百餘名。爲葦營樵兵。分隸葦左右二營。餘二千七額。餘名。改爲船務營。船兵。設立葦蕩參將統轄三營。船務守。

備轄浚船七百五十連計千五百隻分十隊名浚船者卽  
靳文襄所設肥沙浚河者也撥運二營正料分歸各工其  
左右二營所轄樵兵每兵一名管葦地十頃有餘採捆筏  
梁人力不敷各兵不能出錢僱覓刃手乃與附近居民議  
割分柴公私各半此沿海居民得有葦柴之始原例每兵  
一名額交三十斤一束生柴三千七百五十束以三千束  
爲正方以七頭五十束爲籌柴調劑弁目蕩內勢難秤收  
乃以長五尺圍四虎一腰樞爲度頒發二尺四寸箍口名  
爲揸收此外餘柴見束發刀本銀七釐該營弁目漁侵無  
度始爲灘棍挾持短長地則官營料爲私蕩近年因柴東



止重五六斤。又皆葦葉雜草包夾沙土，不合工用。遂改收五十斤一束淨柴六十束爲額。現已照行三四年。誠恐後來額柴止存六十束之名，並無五十斤之實，則是徒費俸餉而葦營反爲工累也。聞前河督白公儘蕩搜採之後，查明附近居民按戶賣與官柴，給其燒煙。每束止取銀五釐。兵以餘柴賣官得銀七釐，而民就官買止銀五釐。故柴無偷漏。公事舉而經費省。乾隆四十五六等年連次漫口，皆以白公二隄攔住溜頭，得免成事。始知白公二隄皆以葦柴作骨，外敷淤土。以此知葦蕩官柴分派各廳名曰正料。者明其足濟通工也。本營地淤溢十倍而料反不及原額。

什一芻言所云利弊了著閣下覆按決計無煩疑慮也左營坐武障河下游自守底堰各隊皆有深溝蓄水養青是以茂產右營漫地無界北高南下聞有居民住居蕩尾放溝取魚葦青失養是以衰耗又例以清明停刀爲二青漸長恐被割傷今聞採過四月三年之後葦悉變蒲蒲于工不適而賣與淮商得利倍葦奸徒之所欲也宜一切嚴禁以復舊規料足則濶安閣下但力舉此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至南河庫貯舊止五十二萬今十餘倍而不足疑或誤傳此誠閣下實事求是之意也河廳設堡夫河營設堡夫止領月餉無食米者以各分以灘地耕種自給然穀歸自

贍稽繳充工。又自霜降至清明，每兵夫一名，課積土七十  
五方，以充壓埽修隄之用。沿隄柳株霜後科砍，以充椿橛。  
縵纜卽用蕩柴，惟楊椿石灰蘇纜麻蒜，乃須購備。取諸宮  
中，故錢糧節省，而無缺乏之虞。今通工文武，無復知此例  
案者矣。閣下試檢舊檔，始信其不謬耳。珍重千萬。世臣再  
拜。

合註左營分中有車軸河，底堰在其尾，河兩岸各有寬  
平官道，夾河各開寬溝入蕩內，猶百足形，以分隊界內。  
各有小溝以分兵界。善治右營者，宜于霜降日起，募集  
力夫萬餘，從八灘開採，由外達內，務於正月底將蕩柴

樵盡直達於底乃分中開一寬河於河頭開一橫河猶丁字形南達射陽湖北抵大隄根使舟楫可通再行夾河開溝分汎分隊約如左營則蕩尾之柴得以採筏而公事整齊棍徒不能阻撓其所費雖多取償甚易舊在蕩內居民悉招充樵兵兵基地畝各在本汎使居民不得入蕩居住開河之土於兩岸高築寬平官道使舟車兩達河水充足既藉養青出筏又資魚利以優弁兵馬港河卽馬港口又名六套在安東縣治東百三四十里又名大通口卽董安國誤打攔黃壩之所大通者聖祖皇帝欽賜之名張文端毀葺安國所築攔黃壩而黃

淮入海之路爲之大通故遂以名之也。

策河四略

南河所轄曰黃曰運曰清其要害曰海口曰清口曰高堰海口不暢則上游水立而黃灌入清清黃相抵則淤墊清口清水不出則高堰吃重今海口旣興大工堵合馬港河濬舊海口不日啓放引河大溜冲刷下游定能深暢然不知黃之受病實在清口以上之高家灣一帶河寬無槽中泓溜弱是以淤淺而病發清口淮之受病在移束清入湖口移禦黃至河沿而並收窄其金門遂使清弱黃強終年滯運及淮水上游盛漲而洪湖又以連年啓放豐山祥符

各閘湖底之迤北墊淺過半水勢南掣五壩不守壩下引  
河漸次湮廢下河民便什九淤塞故上壩一啓則下河成  
災自甲子及今七年未安枕已而今年守湖過旺遂至西  
風一日三壩並通時將短至而高郵邵伯猶昕夕戒嚴南  
河時事岌岌如斯加以調撥正供幾遍天下開土方增鹽  
價利源漸窮而河勢更否率此爲常後將何及以愚籌之  
約有四略其一曰救敝要略其目八曰堵禦壩以濬運淤  
疏引河以導湖溜接長蓋壩以發清勢補築順壩以殺黃  
怒截港接隄以敵潮汐外柳內芒以防激漫對壩逼溜以  
攻積淤引溜歸泓以減險工其二曰守成總略其目六曰

課官幕以慎要工。逐倡優以節浪費。核春工以杜虛險。稽  
堦牛以備黑汎。嚴守減閘以掣湖底。勸疏便民以備啓壩。  
其三曰籌款至略。其四曰積貯本略。後二略前已詳。具籌  
河芻言。凡此四略。得實心實力之君子。不挾私。不避怨。舉  
行如指。而三年之後。三河不復。潘靳舊軌者。未之有也。

救敝要略

堵禦壩以濬運淤。疏引河以導湖溜。

現今回空未竣。春初重艘卽來。籌畫送運。先務至急。運河  
自黃水倒灌。而界首以下。爲高寶湖水。抵住節次。停淤。法  
宜挑濬。蓋運河身窄。積淤至百餘里。卽有清溜。下刷而老。

淤既堅水勢一大卽防旁溢故靳公治黃止抽川字溝而  
治運必用深濬也今王家莊口門停堵以放黃水免致下  
游並淤此法至善似宜候回空過竣之時卽堵禦黃壩涸  
出運河測量灰印分段開挑則王家莊東西三口門皆乾  
撮土封之矣今年洪湖盛漲積水至二丈而清口不過出  
水三四尺是湖水必過丈五方能出東清壩之左券也東  
壩內舊有五條引河年來黃流并倒入湖黃影至關帝廟  
引河大半淤墊而三壩掣通之後湖水陡洩計俟義壩合  
龍之後湖水不得及丈海口開放新河黃流必可陡落數  
尺現在清口水深二尺餘皆係借黃使黃水陡落清流不



出則運河必涸何以浮送重運似宜於引河南口煞壩開挑內蓄外導則開春清出束壩可無誤運此雖尋常共見然舍此更無他術

谷註關帝廟在武家墩直南三十里去高堰廳治十里接長蓋壩以發清勢補築順壩以殺黃怒

河口舊有順黃壩湖口舊有轉水墩是以得免倒漾之患重空無沮自改順黃壩而爲禦黃廢轉水墩而建束清河事漸不如前然束清壩建於風神廟之北當湖流出磚工口湯湯下注之勢已三百餘丈故對壩一束而清力更緩又其回溜折下頭壩恰符七分刷黃三分濟運之數禦黃

壩退在汰黃隄裡百餘丈當黃水漾入勢寬平行其怒已  
殺而壩禦之故清強黃弱交滙於彭家馬頭之下是雖無  
轉水墩順黃壩之妙而爲意則無殊也前河臣進清口圖  
純皇帝硃筆于頭壩前畫出河臣遵做斜壩卽今蓋壩仰  
測

聖意誠慮清水出湖卽下運河故於頭壩前以壩蓋之送  
清水大溜出束清壩而收回溜入運河法爲至善前創束  
禦二壩皆冬築夏拆後此奉行漸弛拆築不如時兼蓋壩  
縮短全不得力後乃移束清壩於磚工尾收金門爲二十  
四丈移禦黃壩于汰黃隄收金門爲十五丈夫洪湖方二

百里水源七十餘孔以二十四丈之金門而洩水于高仰之太平河其勢不能掣動全湖矣黃溜傍沈黃隄而禦黃壩東其旁缺十五丈是幾如口門矣又進禦黃壩口卽寬數十丈至百丈水過壩而散力弱停淤是清黃交病而運道受傷高堰獨當湖衝淮揚并受黃害也兩壩之移已數年成案孰敢議者然將東壩金門拆寬數十丈以暢湖口展寬雁翅下屬蓋壩又接長蓋壩至舊東清壩址西岸亦增雁翅屬以縷隄送水出湖直注于河而回溜東折行百餘丈方下頭壩則五壩三閘皆不吃重而重空足資浮送矣于禦黃壩外築順黃壩其長以掩禦壩金門爲度挑黃

水大溜北去，導清水大溜東注。此棒師以拳擊腰之術也。蓋壩接長，逼出清溜，可長尺許。順壩補築黃溜北下，可落尺許。長落相乘，便可三尺。凡黃與清平，則清出高五寸，則相抵過尺，則漾入。過三尺，則奪流。十年來黃水盛漲，未有高清水至四尺者也。是助清抑黃之至術也。此法行，則清水常出。大溜曰掣，曰深。高堰自不吃重。此古人所謂形禁勢格，則自爲解之術也。舍此不議，而斤斤以加磚工做碎石，以求高堰之鞏固，恐未有奏效之日也。

〔谷註〕後此收東清壩金門至十丈，禦黃壩金門至五六丈，宜太平河之常成平陸也。而周橋長年開放，下河爲

壘矣。前此太平河本有深槽，湖口水出，勢若建瓴，橫衝黃腰，故情勢如此。近日黃底日高，太平河北高南下，勢如仰臉，相平則閘口清高數寸，猶不能暢出，刷淤故蓋壩順壩兩工，尤爲目前救做要務。

截港接隄以敵潮汐。

海口情形係愚十三年春夏間親到周歷數月所得，目前自馬

港河漫口興工兩年想略不同，然亦無大異也。接隄之法詳見籌款略中。外柳內芒以防

激漫。

築隄束水，卽神禹之所謂導也。潘氏築遙隄二十萬丈，而河患息。靳公接築雲梯關外淤地七十餘里，而患又息。此

前事之師矣。但靳公接築之隄，自高文端以關外無人煙

入

奏遂罷修防其隄旣不整偶有缺處遂成漫港水多旁散至北岸六套南岸仁和鎮以下二百餘里全無隄束遇大洪水旺之時橫溢至數百里流散則緩而海潮乘虛直入故河身積淤上游水立每有不測皆此之由似宜全修舊有之隄同於關內而接長至逼海軟淤二十里爲止則河力聚而海潮上泛河溜仍自下行衝刷底淤日刷日深此卽潘氏所謂沙易停亦易刷但能以水攻水斷無水底施工之說也緣隄種低柳五排此潘氏法也靳公加以高柳後此并有栽柳監生之例自海口淤洲產葦設立葦蕩營

參將而鑲埽改用蘆葦柳禁漸弛今則柳存者如晨星相望矣似宜責令堡兵派種勤護以分浪勢免致激裂隄根隄以防水然驟長漫過亦所難免隄外有柳以破浪頭而隄內斜分土陡水過跌塘輒掣出溝槽搶護偶懈遂至成事宜飭兵種芒芒形如蘆而性柔根密巴住土皮偶遇水衝輒仆身護土雖陡水抽掣日許其土不動又性最易傳開以之鑲埽其用如葦而燒煙則堅實過之以隄面斜分空地密種之既護隄又主利于公于私並爲得也其種徽寧池三郡最多價亦甚賤若飭下該州縣買其根盤而墮時搭解工次亦費少而益多也

合註築隄禦水以防護田廬故謂臨水者爲隄外近民田者爲隄內

對壩逼溜以攻積淤引溜歸泓以減險工

河身深則安瀾淺則成事下游深則安瀾淺則成事河槽窄則流急而深寬則溜緩而淺此理易明也此效易致也故霜降水落之後通測黃河身深二丈以上而海口倍之則黃治矣通測引河深丈五尺以上而清口倍之則淮治矣通測運河深丈以上而江口倍之則運治矣若上下皆深中間一段獨淺此而不治則成事在卽自海口不暢而黃淤成事一處則陡淤百餘里雖挑濬新河不還舊觀也



黃淤水高而清口倒灌于是運河淤甚者且淤入湖然清  
口之淤引河之淤運河之淤皆可煞壩挑濬而黃河之淤  
非人力所及法唯相度水勢槽寬溜緩之處鑲做對頭束  
水斜壩以逼其溜使衝激底淤節節逼之則淤隨浪起而  
湓更重湓重則積淤更易刷矣潘氏之法遙隄相去千丈  
中有縷隄相去三百丈河槽在縷隄之中急溜東下日刷  
日深故其初每年有大汛一二次溢出縷隄漫灘直逼遙  
隄三四日卽退三年之後河槽刷深至五丈以外不復漫  
過縷隄矣此潘氏之所以守遙隄十餘年而未嘗有分寸  
加高也自縷隄多廢而河身始有坐灣一岸坐灣則一岸

頂溜兩處皆成險工。歲費無算。宜測水線得底溜所直之處。鑿做挑水小壩。挑動溜頭。使趨中泓。而於溜頭下趨之對岸。復行挑回。漸次挑逼。則河槽節次歸泓。而兩岸險工可以漸減。率此守之。雖以復潘氏縷隄之舊。無難也。運河偶有淺處。用此可以立深。

### 守成總略

課官幕以慎要工。逐倡優以絕浪費。

河工舊例。以文官司錢糧。武官司椿埽。而武官做工之尤要者。則曰効用。故有當家効用之名。千把以上。至於參將。皆起於當家効用。故做工者。莫能欺。而文官但憑武官工。

冊發餉稽數而已。後文官知做工係利藪，乃與武官分工。於是延友始有外工小席，而外工必參遊所薦。薦主力縣，但以能進，故工程結實。近則工程全歸文官，武官幾同虛設。而外工皆院道所薦，外工脩脯素薄，樂在駐工。院道所薦則不得不派之駐工，彼既不解工程，而厭欲甚難。於是與庫貯大幕，內外勾通，彼報此銷，循環莫詰。辦工真賤，各在庫貯，居停爲其挾持，卽能洞知其弊，亦不敢聲張。更易似宜申明，勒薦幕友之例，集庫貯外工而扁試之。能者留之，不能者罷之，則真才得顯，而後起專心學習矣。清江彈丸之地，舊無聲樂，近日流倡數至三千，計每人日費一金。

則合計歲費當百萬矣。清江民人不耕不織衣食皆倚河餉。舊例南河庫貯歲修銀五十二萬。而官俸兵餉與焉。今倍之始足以給娼妓。宜河餉之日告匱乏也。法宜驅絕。

核春工以杜虛險。稽堦牛以備黑汎。

河工例于霜降前勘估春工。十月發餉辦工購料。若春工照估冊實做斷無成事之理。亦復無險可搶。法在埽工掘埽尾。土工量土塘則無可偷減矣。舊例備防積料一堆長三丈寬二丈高一丈二尺五寸。爲料埦卽間以積土。長寬同料。埦而高五尺。爲土牛。一埦一牛相間。積土旣以備不虞。且以杜延燒。黃河至夏秋之交。或有黑水至者。則其險

不測水立常過四五尺非有堦牛之備蓋未有不成事者也。

嚴守減閘以掣湖底勸疏便民以備啓壩。

靳公設毛城舖以下減閘十餘座原以防黃河異漲非苟爲濟運也近年每逢清口淤淺卽議減黃助清黃入清卽伏下水面不渾而湖底實淤其害至酷似宜永遠嚴守但湖溜暢出清口日深漸次建瓴則湖底亦可掣深靳公初視事湖心皆涸三年後而老子山下水深過十丈其按驗也減閘以備黃漲五壩以備清漲下五壩以洩上五壩法至悉也故舊例湖水積至八尺五寸以上卽啓一壩每五

寸增一壩壩下有引河水兜不使水太急掣動壩底也下壩下有便民各河以洩湖水且以濟下河之田畝今壩脊升高數尺至丈二乃啓而引河水兜湮廢便民多淤每至啓壩卽幸不跌塘而下河已爲澤國苟得一二循吏委曲勸諭田主出財佃戶出力而工程則任其鄉之賢豪旣紓國帑工更歸實庶可啓壩而無患矣。

**合註**下河之受清害黃貽之也黃減入湖湖漲滿而清口宣洩不及不得不開五壩以減入高寶諸湖而下河遂爲澤國靳公時。

廷議閉運河隄上諸減壩以紓下河之困

聖祖皇帝降諭謂水源來自高堰壩上因命並高堰之壩  
閉之其時陳潢建議自翟家壩起歷塘埂古溝周橋開  
高良澗高家堰等處於堰隄內東首離隄一百二十丈  
去處築大重隄一道東堰壩減下一千方之水使之北  
出清口如此則洪湖涓滴不入下河事將舉而中止論  
者惜之然黃河減壩不嚴守每歲盛漲分減入湖湖底  
必淤湖底既淤月積歲累水無所容又不得不加高堰  
工堰工漸次升高而堰外之重隄幾同贅旒欲藉爲重  
門之障難矣况黃減力弱伏秋一過河身積高堰工御  
無虞清口保無倒灌乎清口倒灌則其下頭壩而入運

河者其爲害於下河如故也然則黃河之減壩不閉淮揚終無安枕之日矣。

一萼紅詞序

嘉慶十六年孟秋應百菊溪制軍招自揚州至清江制軍請策僕謂李家樓漫口之水涓滴終歸洪澤誠恐五壩吃重災及揚屬宜迅速估挑祥符五瑞閘引河由洪睢二河分引李家樓之水仍洩歸黃可以刷深估挑河身百五六十里至減壩迤下本年係放清水不必大挑引河只須將海口新隄接長補缺于倪家灘以下淤爲平陸之處抽出溝槽隨估隨派集夫抽築勒限半月竣事以中秋爲期開



王營攔壩放水沖刷雖湖流接長然大展束禦二壩暢掣  
入黃而祥符五瑞又分減來源則一兩月間新淤必能全  
刷五壩不虞過旺減壩跌塘才四丈二尺大溜東掣進占  
自易九月望後定可合龍計抽溝築壩所費不過五六十  
萬可以節省之百萬并力相度李家樓矣制軍頗以爲然  
而內外之議皆謂湖水斷無漲滿祥符五瑞斷難疏通日  
眾我寡又以事旣入告難以中改主於內者護短主於外  
者懷慾議遂被格至八月中旬湖水驟至于是開順清溝  
拆吳城七堡啓智禮兩壩勢猶不減主於內者惶惑失措  
仍以祥符五瑞引河入告而事已無及加放仁壩過水大

猛擊動石牆壩基隨跌遂使高郵邵伯各壩遞啓溢入下  
河搶堵頗難生工無算節近仲冬而減壩尚未興工湖源  
已弱分洩滋多卽李家樓隨手堵合黃歸故道難免倒灌  
此局全輪挽頽無術十月廿一日朱白泉兵備在安東引  
河工次來促赴工車行大隄自昏達旦旣抵行館同舍生  
有填此曲者僕因和之情見乎詞錄呈兵備并寄諸同志  
想有心人共此慨歎也

合註古法於壩臺上密鋪大纜將柳草葦稽平布加以  
實土合捲埽筒竿推入水得底後加釘大椿名曰下埽  
近用軟箱其法以大船橫於壩臺上用槓繫纜鋪至壩

上平鋪葦料將船逐漸推出使纜著水面再加層料層土對面鬆纜追壓到底名曰進占其法至爲穩實近亦有與下埽同用以溜勢或有緩急故也。

夜漫漫恨周橋巨浪又縱下淮南七邑生靈甘場益竈竟誰與語冰寒淮盡洩黃歸猶未轉新漕能否屬經駢人在秦庭謀先曲突迴首辛酸蒿目懷襄八載究攻沙要術宣節狂湍鍊集六州錯成一鑄新淤仍露平灘慙此日補苴何在說機宜篝火更河干况念長星照我怎禁汎瀾

下河水利說

淮揚運河東岸州縣曰山陽寶應高郵泰州興化東臺鹽城阜寧如臯泰興通州其甘泉江都城在西岸而地半在東岸共十三州縣興化東臺鹽城阜寧及高郵寶應山陽之東北鄉爲下河泰州如臯泰興通州及江都甘泉之東北鄉爲上河上下河之水皆來自邵伯迤南之六閘經仙女廟過泰州如臯至石港場下海者上河也經仙女廟下孔家涵北至興化者下河也興化城南十餘里有河自西而東者車邏南關壩之引河也興化東門外有河直東行名北鹽河者趨東臺興化北門外有烏金蕩蕩內有二泓一泓東北下鹽城名蟒蛇河出天妃閘二百餘里下海一

泓正北下塘河過馬家蕩蕩內又分二支其北去者入射陽湖下海東去者入蟒蛇河又東有范公隄北至阜寧南門外之龍王廟南至通州掘港場隄根之西有串場河北通射陽湖東貫蟒蛇河西南抵泰州鹽壩爲東臺鹽城阜寧三縣水道通達之川射陽湖蟒蛇湖各寬三四十丈深二二三丈溜勢建瓴北自鹽城之婁夏莊南至興化城東自鹽城之界河西至寶應之望直港方百餘里卽馬家蕩其中四面有水泓悉東北走溜蕩內菱蒲叢生之處水深不過尺許其水來源唯孔家涵一路若於秋收之後將孔家涵下版不過數日普漫之水便當減退起田夫於河泓之

旁寬留河道高築圩岸出水五尺不唯可保田廬而且河成聚溜消水更速計自興化城北至婁夏莊長一百三十里沙溝東至界河長三十里烏金蕩東至蟒蛇河頭長三十里共一百九十里長三萬四千二百丈兩岸計六萬八千四百丈計隄高六尺底寬一丈二尺頂寬六尺見丈計土五方四分共土四十萬方其支河港汊逐段加築小圩約土十萬方共土五十萬方每方價銀一錢五分業食佃方例價如是依例估餉力之主故與築長隄價值懸殊共銀七萬五千兩蟒蛇河頭抵天如關四十里婁夏莊抵五汛港一百八十里隄岸間段加寬亦計土三十萬方磯價較貴每方二錢計銀六萬兩

於汊港河做磚草斗門約銀二萬五千兩共銀十六萬兩計蕩內圩出田畝以方百里計之可得腴田五萬餘頃現在水租每頃自五錢至一兩不等若圩成熟田按鋪大糧每頃當收銀二兩米五斗是借款興工不過升科一二年便可歸款不必再議攤徵兩年之後所收銀漕便成盈餘而民間每年可增收米麥千餘萬石則下河變瘠爲腴而清江淮安糧價平減利旣歸民民間日增益之卽遇大水放壩無虞澇沒司河者亦可以隨時節宣而無所瞻顧一舉而眾善備無有逾于此者矣靳文襄雖治河能手然三河六隄之說則大謬漢書地理志云江都渠水首受江北

至射陽入湖可見淮陽地勢南高北下自古如此而治下  
河者必欲強其水東南行豈不舛哉嘉慶癸酉五月坐坐  
船遍歷下河所見如此故書以告有志於民瘼者

余僑揚州廿年見當事挑濬下河者三次每次皆費帑  
二三十萬兩然皆注意上河從未有議及下河者大抵  
爲靳公舊說所誤癸酉夏又議挑濬下河故箸此說以  
告司事者司事者甚以爲然而拘泥成案仍以帑金二  
十萬計之上河于官于民無一日之益徒供工員乾沒  
而已道光二年錄稿時附記以訊後來或有能舉此盛  
業者乎



安吳四種卷第二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從弟世榮  
族子慎言合註

中衢一勺卷第二

中卷

郭君傳

君諱大昌字禹修姓郭氏世居江蘇山陽縣南鄉之高良澗祖某考某皆不仕君年十六入河庫道爲貼書三年習工程銷算正雜料作收支之法過於其師尤明於水性衰旺能以意知其溜勢所直遂參吏及嘉謨爲河庫道尤器君每事取決焉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嘉公外孫也少貧每遣其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飲助嘉公率資以白金

五十兩君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爲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公之數伯相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嘉公怒詈遣之伯相遂私出都詣嘉公嘉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白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夫人毋薄其貧且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卽日爲我遣之君招至酒樓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旣爲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伯相以戶部尚書爲軍機大臣扈

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賊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愆通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而全以公主府長史官三品伯相敗卒譴死如君言嘉公自河庫道擢漕運總督聞君吏缺爲上客淮揚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求君襄其事君旣客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嗣爵遂賃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臥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閘關署被衝濱運之淮揚高寶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

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惟懼無所措昧  
爽至五聖廟排闥敦延君君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  
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卽不煩先生然嗣爵意  
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十日何如君曰如此則  
大人自爲之犬昌不敢聞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  
不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

聖怒罪且不測君曰山東匪勢猖獗與江南接壤寒決稍  
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

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

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犬昌任此

者期不得過廿日。帑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君曰：「有一言不能從，則不敢任也。」調文武汛官各一，使得以慰。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卽辭事。吳公敬諾。君又曰：「蕩料皆在洪福莊，距工咫尺，宜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卽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共用料土作支井，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三日。

欽使乃至浦。後余客河督徐公所，取成案閱之。日期銀數皆信。君故善河事，以老壩王尤知名。當事有急，輒倚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衆怒。嘉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

百廿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十五萬與衆工員共之。尚以爲少乎。河督怫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君爲人赤額披頤。髯長七八寸。連鬢皆蒼白。余於市肆遇之。遂數從君遊。侮之者。或目爲迷鈍。迷鈍者。淮人方言。言迷迷鈍鈍。以譏惛懵不曉事也。嘉慶十二年。南河每歲數決口。一口輒費帑二三百萬。戶部籌撥不能給。常經年敞口。門南河總督徐端求知河事者甚急。余數爲徐公言。君徐公故知君。然卒亦不能物色也。余故未習河事。旣從君遊。相與講說有所解。君輒嗟賞。月餘。余還揚州。十三年二月。君買

訪余曰。制府今入都。通工議改河道。或南出射陽湖。或北出灌河口。給制府請餉六百萬。制府以爲然。如是則吾淮人類且當盡。吾與吾友張君。念非吾子莫能救此險難者。張君賞錢二百緡。屬延吾子。吾攜潘靳諸公書及手錄。雍正一年至嘉慶二年。南河奏咨各案。與吾子扁舟泛下河。轉尖至灌河口。溯莞瀆六塘。由中河至徐州。渡河策騎循峯山。至盱眙。竭兩月之力。以相度黃淮湖運之形勢。吾測制府返浦。必有重使踵至。以吾子辯才。通徹河事。執此此者之口。以救億萬人之命。不難也。余欣然行。君旣爲指。陳水性地勢。又解說案牘中未晰者。以四月望抵浦。余已了。

然于南河今昔成敗之故遂筆記已見爲書二篇時制府  
方旋車而協辦大學士覺羅長文敏公戴文端公奉

命視河未至君稔漕標副將鄭敏與文敏有連卽刪潤余  
書爲鄭公具稿馳呈文敏文敏驚歎飛檄調鄭公君語鄭  
公曰相國識力口辨公非其比也度不能答卽曰安徽諸  
生包世臣所爲可矣鄭公至宿遷見文敏文敏囑鄭公旋  
浦道殷勤兩相國以五月五日夜分至初六日昧爽文敏  
枉駕余寓余因爲兩相國極言海口並無高仰河身斷不  
可改雲梯關迤下必宜接築長隄至海濱而於運口築葢  
壩導淮溜出黃以減運漲則清淮可以安枕而河流必不



旁溢。歷述遠近成案以證明之。兩相國以爲然。遂招余同往海口。屬具奏稿。而接築長隄一事。自乾隆四十七年。高文端以不與水爭地。奏請廢靳文襄雲梯關外隄七十里。並禁民間築埝。載入例冊。所議接築與成案相反。而未可深言。遂止。言明河臣潘季馴築汰黃隄千餘里。而河治。國朝河臣靳輔接築七十里。而河又治。以此見束水攻沙。爲古今不易之法。今雲梯關下至海口新淤三百餘里。每屆大汛。水漫溜緩淤。墊河身。以致上游水立。云云。兩相國增損之以入告。得。

旨允行。兩相國查工抵陳家浦。登大壩。文端曰。壩西挑壩。

何長徐公曰總河築大工十餘次唯此挑壩得力今春放引河時實爲一快余曰當日故以壩長挑水爲快今則宜拆減二三十丈以免挺入河心激溜北去不然水長四五尺上游北岸五十里之內當有受其患者矣徐公默然七月大汛至水長才三尺而陳家浦對岸迤上四十里之馬港口潰決通工又議欲以馬港決口卽爲河身聽其由灌河入海兩相國奏准之案遂寢不復行馬港口隄外皆葦灘去莞瀆河尚五十餘里莞瀆河寬不過百丈下注灌河口又百七八十里河出馬港缺口無水槽葦根盤結漫行至莞瀆又迂曲窄隘洩水不暢泛濫寬二百餘里深不及

二三尺仍倒灌禦黃壩直入東清壩黃影至洪澤湖中漲其由頭壩入運河者才分河水十之二三而運河不能容自十三年冬至十五年春東決山陽之二舖西決山陽之小舟莊壯原墩又連決寶應之王家莊及白田舖東西岸漂沒民居以百萬計河既倒灌湖水不得出啓五壩以洩湖智仁兩壩相繼刷塌成口甘泉之昭關壩亦刷去壩底興化鹽城東臺甘泉之民田常爲巨浸而司河事者以淮運潰決處分輕於黃河又得時時興大工每以無傷田廬入告及州縣辦賑則以戶冊人數爲應賑之數而民多死亡不領賑得以乾沒乃倡爲自馬港口決黃河安瀾之耶

說決計以馬港口爲河身。灌河爲海口。三年不舉大工。民苦災劇。訴於都。

上乃遣尚書馬慧裕持節巡視。馬公習聞河員說。頗持不堵馬工之議。安東海州災民求計於君。君曰。

欽使臨工。若等以小舟千餘導使者。座船至口門下。馬公仁人。能不議堵。合耶。從之。馬公船行不數里。輒膠淺。大怒。乃奏請興工。仍如兩相國所奏。而司事者復裁減工程。接築長隄。其長短高寬皆不及原奏十之五。以十五年仲冬告葺。十六年三月桃汛至。刷開倪家灘新隄。道廳請搶護。河督不許。河復旁洩。五月遂決。王營減壩。河督以壩上土。

隄坐墊過水。河由舊河身歸海。無傷田廬。入告。

上燭河臣奸。

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百文敏公馳駟爲兩江總督。先是兩相國奏旣稱

旨而

上復飭樞臣南河奏悉。以此奏核之。不符者議駁。兩相國攜余所爲籌河芻言至都。徧示朝貴。朝貴多傳抄其書。百公受命卽馳札致鄭公。延余至浦。議河事。余至浦訪君。君戟手再拜曰。自五月盛漲。黃流倒灌。淤墊清口。太平河直入東清壩。淤墊五道。引河及決。減壩不暢。逆溢邳州之櫛。

拐山下穿邳宿運河而棉拐山下皆頑石不可刷昨又逆  
溢蕭南之李家樓成巨口李家樓迤下向有孟山五湖受  
水須一月乃至洪澤今五湖已成平陸計李家樓水橫溢  
下行日可四十里不半月卽達洪澤洪澤底水雖小水到  
後日長尺許不十日湖卽滿而東清壩外入黃之太平河  
身高與東清壩等夾運河居民百餘萬自分必爲魚鼈一  
夕常數驚吾子此來天固以百萬生命屬吾子吾子勉之  
已余曰計將安出君曰接長蓋壩則清淮無恙接築長隄  
則黃流順軌吾子已爲兩相國具奏定案今但舉二事而  
已豈有他術哉余旣見百公百公曰河員皆謂馬港口水

堵之前三年無事既堵而減壩決以此見海口實高仰不可復用余曰自十三年決馬港後運河決者五六處皆黃水倒灌所致非淮之爲災也馬港口下並無河槽前以欺馬尙書不可得今乃又以欺閣下耶且減壩既決果暢行何以又上決棉拐山更上決李家樓乎語未竟百公切齒曰謹受教卽塞決百公又曰河員以太平河淤塞李家樓水下注洪澤湖當先籌去路議挑濬太平河槽寬四十丈深一丈五尺長千三百丈估銀三十萬子限三十日而工員多以爲急迫難集事莫肯受任何也余曰李家樓決已十日去湖不過六百里黃水指日入湖湖水故小然高堰

石出水面者止九塊。每塊尺一寸。黃水到日漲一尺。再十日必泛漫。運口頭壩居東清壩之下。相去才數十丈。頭壩金門寬四丈。水深四丈五六尺。而壩外之太平河淤沙成阜。湖水出束清壩。其不能陟成阜之太平河。而必入深四丈五六尺之頭壩。亦明矣。運河寬廿餘丈。其不能并受全黃全淮之衝。亦明矣。清江板閘淮安相距止三十里。沿河居民戶以百萬計。急如倒懸。待命於閣下。焉能有三十日暇。與工員商榷可否耶。且如衆議挑太平河深一丈五尺。而頭壩下水深四丈五六尺。高下猶懸絕。滔滔下注之水。其能不下頭壩而入太平河耶。計唯急發帑萬餘兩。接其



頭壩外之蓋壩斜掩頭壩金門晝夜興工十日可畢出壩  
之水如奔馬勢無可止然善乘者謹持韁勒則東西雖其  
所使河水猶馬而壩猶韁勒太平河雖已淤出水面然浮  
沙不過二三尺下皆新淤油泥見水輒去水出東清壩以  
蓋壩挑溜北由太平河出禦黃壩入黃河如湯沃雪耳百  
公曰謹受教而河員皆持蓋壩緊當溜頭必不可成太平  
河淤厚難刷且水勢尚緩議挑爲善百公猶豫未決余曰  
蓋壩成則大溜不入運裡河廳屬無險工不利於河員明  
日閣下臨工次某請從指示形勢有持不可者爲閣下而  
折之八月朔日百公偕余至東清壩周迴審視計乃決卽

日接蓋壩八日而水大至刷通太平河達禦黃壩十二日蓋壩成而太平河身刷寬三百丈深二丈八尺運河水勢反減落清淮人心乃大定百公既以余言與兩相國所奏合又蓋壩有成效因定議堵減壩接築長隄至海邊而止高厚悉如兩相國所定十七年三月李家樓工亦蕨河歸故道伏汛後海口深七丈長河皆深二丈秋汛至竟不出槽十八年四月余至安東存馬文昭君先在遂策蹇偕行大隄由雲梯關六套渡河至八灘存張君于其官署張君者君之友葦右營把總張楷也君謂張君曰海口高仰之說自前明已見章奏吠聲者且三百年其雲梯關外南北

各數百里自高文端奏廢修防之後奔爲沮洳而上游每歲輒決口自十三年君以二百緡資吾一人濟此巨壘文端之案復文襄之績天下共知海口之本無高仰長隄之並非阻礙黃雲遍野老幼歡呼歲得二麥千餘萬石三人之心可以慰已雖當事參以已意不能盡如吾指然端緒已得南河可十餘年無事惟前鑿蔣家壩以減湖今又有查勘徐州虎山腰段山腰之舉以減黃若人志卑輕物無利濟之心事在必行則十年之後高堰殆且不守吾不及見矣顧謂余曰吾子遇有力者當時時切言之預杜患萌也及與余別猶執手嗚咽致此意再三云張君以君年

老招其子某往侍。後二年病風痺卒。年七十有四。歲君之子亦尋歿。孫逢吉尙幼。未足以世君之業。君訥於言。而拙於文。皆不足以自達。以故君之學無傳。知君之學者莫如余。然其精能。能自必。尚有非余所能悉者。君之言曰。前輩堵口門。偶言引河爲大壩。例價不敷。藉爲名耳。今乃有鑿河至長數百里。且於決口後先築攔黃壩。又率待冬令水落。或且於次年冬後乃興工。又自總兵徐建功堵築青龍岡。創築二壩。今遂以爲常法。何其舛而且愚也。水力不盛。則不能攻沙。沙旣老堅。則水亦不能攻。及其初決之方。盛以挑水壩。撥溜刷去新淤。由舊槽而下。應手堵合。可以剋

期近人善工程做法者惟張君及安東馬君耳馬君吾婦翁王全一之弟子也王君精於外工記錄所歷之迹爲繪河督得其本卽今刊行之安瀾紀要迴瀾紀要二書然驗彼行事亦未見其能與書言相合也初君偕余坐小舟出射陽湖至五案余登岸見井泉龍王小廟旁有木主題曰福星郭老爹長生祿位土人僉稱吾祖父困時在清江遇郭老爹指示至海濱官荒種地刈葦草因以起家立集鎮故奉其祿位或曰其人蓋仙也有老者言非仙也吾曾見其人余告以現在小舟中皆驚卽相率羅拜奉酒食及至灌河堯瀆馬港口尤多親見者不下二三十處君之功德

在民固已久矣。張君字聖培，桃源人。以其父跳埽落水之難，蔭爲河營把總。升蕭南千總。汛內有關莊壩，張君請加修防。謂遇盛漲必決口。本廳不可。張君爭之益力。徑呈本道。本廳怒而揭之。徐公知張君能無以慰本廳，遂於軍政案劾以才力不及罷職。然於工之鉅者，猶必檄張君。張君去任八年。秋漲關莊，竟決定例有工之所決口。本廳當置重典。遂更地名爲李家樓。其實李家樓去決口尙三十里。百公廉知張君事原委，欲翻其前案重用之。復牽於讒說，止以爲葦右營把總。閱今七年未遷一官。馬君年六十餘，亦以與君厚爲通工所忌。云論曰：孟子言禹治鴻水掘地。

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疏九河。滄濟潔。司馬氏言禹以河水湍激難以行平地。乃醜爲一渠。北載之高地。鄭氏注冀州。旣載曰。載之言事。謂作徒役。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其注夾右碣石入於河。曰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注九河。旣道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可分爲九注。同爲逆河。入於海。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余始讀司馬氏書。疑河難行平地。豈可轉行高地。因欲破高爲膏。謂擇膏腴堅實之土。以行河水。繼乃悟兗州居下游。最受害。而北連冀州。冀州地高。無河患。禹由海口

碣石山審視地勢可以導河而北乃起徒役於冀州高地穿渠司馬氏所謂二渠蓋言副渠也副渠既成測渠底深於河底決而載之兗州泛濫之水掣入新渠其始橫決所衝刷平地有槽數道水落而槽見禹因留爲殺滅之路又恐河分則善淤故滹濟潔清流以入之助其蕩滌冀州新渠之尾卽連兗州舊海口是以九河至此相逆受逆迎也謂九河前後會合相迎又海潮上泛河溜頂出之如迎逆也蓋河源萬里水勢至剽悍繕隄完防卽極高厚力仍不敵載之高地則以地爲岸河雖湍激其力固不能勝地故曰掘地水由地中行此禹所爲一治河而千年無患者也



孟子與司馬氏鄭氏述禹治河之術爲詳切。後儒莫能通其意。賈讓遂倡徙民以縱河之說。黃流濁而善淤。激之則駛而刷。河底寬之則緩而淤。河身讓欲弃冀州以瀦河。下瀦則上潰。患必他及。所論至疏謬。然唐宋諸儒皆是讓言。至賈魯始仿張戎刮空之意。立塞疏濬三法。歷百數十年。而有潘季馴潘氏之治河也。寬之而不至於緩。激之而不至於怒。河槽以百丈爲率。霜後則灘高於水面五尺。河槽兩面各距百五十丈。爲縷隄。厚五丈。高五尺。縷隄之外。相距三百丈。爲遙隄。厚十丈。高一丈。兩遙隄相距千丈。附遙隄栽高柳五行。附高柳栽低柳十行。遙隄南北共長三千

里中間擇地置滾水壩若干座壩脊高七尺而不封土汛至水平灘面盛漲逼縷隄又漲則溢而及遙隄平滾水壩漲一寸輒溢出一寸漫灘水不當溜率渾漿而不濁漫過縷隄以及遙隄灘寬足以容納有縷隄限之水渟而弱又以柳行殺風力滾水壩聽其漸溢出壩之水平鋪面不掣溜是故其時小汛至則水不出槽大汛始至逼縷隄大至乃逼遙隄盛漲乃過滾水壩比其過壩也勢已漲極而就消初消則壩掛口繼消則縷隄露頂大消則灘唇出水矣故其縷隄之所禦者百五十丈漫灘之水遙隄之所禦者三百丈漫灘之水非如後人以一綫柴土之隄與萬里河

源鬪強弱也是潘氏兩隄一壩實變通神禹載高地疏九河之至意而合於時勢足爲後世法守故潘氏司河十七年而遙縷兩隄未嘗有分寸加高今之汰黃隄仍潘氏之舊址是故神禹以後善河事者未有能及潘氏者也

國初河事復亟河臣靳文襄任賢友陳潢克告成功而故老嘗言文襄憂淮漲議鑿祥符五瑞減其水入黃陳君曰大司馬此時減淮不及百年人且以此閘減黃矣黃淮兩瀆并攻高堰淮揚不爲魚乎文襄卒爲之余嘗見陳君手迹於清江浦之潛庵曰東去只宜疏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若非盛德仁人力百萬生靈葬巨濤又題其後曰適與

大司馬論河事有感歸寓書此則知毛城舖十八里屯峰山天然各開周橋之天然三壩及下河三河六隄之論皆不出陳君意也潘氏既有懋績復著河防一覽以詔後人唯陳君爲能深通其意又得文襄爲府主然卒不能盡其才以憂患遺近世郭君所學不讓陳君而無文襄東南之契又不若陳君之有文采足以自傳于後而河自生民以來爲患中國神禹之後數千年而有潘氏潘氏後百年而得陳君陳君後百年而得郭君賢才之生如是其難陳君見用而不盡郭君偶試而竟不見用而河之爲患無虛日司馬氏之說法後王也謂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

行故言治河之盛者以潘氏爲後而言事變之近者則郭君爲後後之君子有志於此繹郭君之言而明其所以然之故則可以上推陳君之意以讀潘氏之書休文有言如曰不然請待來哲斯之謂矣

〔合註〕老壩口在清江督轅東北五里許與貼心壩相近有鐵牛及大王廟船由內河出海繞灘而行新淤在海濱皆成尖形故土人呼在海濱繞灘行者爲轉尖近海之地多以套名者亦以尖之外必有水套也陳家浦在北沙東五十里南直仁和鎮十五里屬阜寧縣今爲海阜廳治再東六十里卽入灘爲右營守備治此隄外

指背河一面而言與四略所言異前人章疏其言隄裡

隄外亦兩說並用文各有當故也 孟山五湖一陵子

湖一崔家湖一土山湖一楊疇湖並孟山爲五通連爲

一 靳公毛城舖王家山峰山諸閘下引河水皆滙此以

入洪澤 五案在八灘西南三十五里臨射陽湖以其

地係新淤居民第五次報升故名 此段所述不盡與

潘氏陳績相符所謂說古以見意蓋作者深非減水壩

而減水壩實託始於潘氏之滾水壩合說壩之言釋之

法戒並見矣 漢書溝洫志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

而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西方諸郡至京師東門民皆引河水溉田春夏乾  
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  
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  
也可各順從其性無使灌溉則百川流水道自利無  
溢決之害矣河水宜合不宜分其論創始於此至明時  
陳瑄劉大夏宗其說以從事功效頗著迨潘氏而持其  
論益堅發其論益暢功績偉然厥施到今然後人皆知  
河不兩行爲千古不易之言矣明時常居敬請于清  
河縣東北訾家營開支河分引河流東入草灣河出赤  
晏廟復歸大河潘氏阻之而止而訾家營之下有鮑家

營河水于此自決爲支河入海潘氏以爲此支河爲天  
然之訾家營也請留之以備分泄說者謂潘雖力主不  
兩行之說而卒留鮑家營以爲支河則分黃之可以紓  
禍亦可見矣不知爾時海口在雲梯關鮑家營去海不  
遠又隄內隄外高低無多偶有衝決漫溢而不奪流正  
河不致淤墊決口不久必行自塞故潘氏聽其分洩而  
不堵禦爲省費也後人以此欲分減河流眞所謂夏蟲  
不可與語冰矣

答友人問河事優劣

近世言河者必歸之天幸天幸者一年遇值雨雪稀少而



已人事果至雖遇異漲而可必其無患是故河臣以能知  
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重用武職者又  
次之其侈言工程袒護廳員者大抵工爲冒銷納賄而已  
河水濁而流激濁則善淤激則善回是以南岸坐灣則北  
岸頂溜中間平流則淤淺無泓坐灣頂溜之處非大隄所  
能抵禦廂做埽工隨溜斜下溜勢偶改各灣同變節節生  
工耗費無算是故自潘氏之後莫能言治河者其善者防  
之而已夫水德旺于冬歸槽之後其質已清其流更駛又  
土性溫酥易刷水勢淺落易制以壩導溜逐漸減工工減  
則險減是故能言治河者用心力於霜後及汛至則恬然

如無事者心有真誠而事皆預立故也。今河員無尊卑皆  
汎至而奔馳旁午，霜後則羣居安坐，檣蒲宴樂，舛矣。河工  
每日有水報云某日誌椿存水若干丈尺寸，比昨日消長  
若干，比上年今日消長若干，比上年某日盛漲消長若干，  
而河底之深淺隄面之高下，問之司河事者，莫能知其數。  
報有誌椿存水之丈，測量實水則與報文懸殊，問之司河  
事者，莫能言其故。如彼所爲，宜其歸之天幸也。夫水之行  
也，常半於驛，上游驟漲之文已至，心計下游河身是否能  
容，沿途料土是否無缺，某日當水至，某日當水消，一心運  
籌千里合節，此非可倖致而飾說也。余前客百文敏署，擬

改水報式以高深相乘通札遵辦河員心疑出余手俟余  
他去乃稟請所以改式之故文敏無以應遂聽仍舊盛業  
中沮良可惜矣其明於錢糧者知分釐皆百姓膏血求水  
勢致病之源用力少而成功多使河底日深不能減工而  
能減險靳齊白高皆其選也其重任武職者能守舊例以  
文職主支收其估計做造則皆歸于武職故將估春工而  
道核之營做埽段而廳察之武職之小而要者曰當家効  
用料物到工須當家効用出結動用料物須當家効用逐  
日開摺通報雖不能盡實然較之近來由廳員事後做據  
則大不侔已蘭康在河猶有可稱者此也蓋武職局面

窄而膽小偶有錯誤立加棍責文職局面寬而膽大卽有  
敗露尙可彌縫大吏以武職率多蠢直文職工於趨承專  
任文職遂至營汎不過供廳員之指揮奔走不敢與聞工  
帳而河臣之奏單題估題銷部臣莫知將三者逐細核對  
是否脗合一任部胥需索銷費而通工又創爲浮冒罪小  
節省失大之邪說以熒惑遠近然而溯查統計凡錢糧節  
省之時河必稍安錢糧糜費之時河必多事工拙之效智  
愚共見蓋糜費之時必各工並舉而無一歸實上最苞苴  
下賢筐篋隄加而河身隨之並高工生而水勢因之更險  
引盜入室隳敗爲期防之不能尙安望其治哉

合註河之治亂以河底之高下爲定近時專論河面之漲落何異夢讖治河猶禦寇也強則備之弱則攻之河流激悍伏秋暴發其強難以馴制惟有加意防閑不令橫突至冬令力緜可以惟我所爲以壩導溜或東或西任人驅率久之而工減底深汎至則水歸槽中更藉其力猛以刷舊淤是以盜治盜之方也不此之務從事修防譬如就衰之寇不知招撫撲滅反閉城自守漸至枝結根連遂肆鴟張則悔無及矣司河者曷其三復斯篇誌椿之說舊無案可攷惟乾隆中阿文成公查勘高堰有霜後落定之水是爲底水其時湖面與高堰誌

椿之底相平故誌椿存水一寸卽爲漲水之奏其說庶  
幾扼要近時以順壩誌椿與高堰誌椿比較高下旣以  
順壩誌椿一丈七尺二寸當高堰誌椿之底或當時順  
壩誌椿連底水起算故與高堰懸殊也 河南陝州有  
萬錦灘地在河陝道署前居孟津上游彼處漲水若干  
在南河應漲若干向有定誌交大汛後每遇異漲彼處  
先期卽有急報至故漲消皆可以預計今南河有怕見  
皮紙文書之諺卽指此也 如所改之式則長河底面  
之深淺灘隄去水之高低河臣皆知之工員不能虛報  
險工以侵蝕帑項宜其沮之也 舊例凡屬另案工程

動帑至五百兩以上者。先行奏明。自嘉慶十一年增改漕規。故以千五百兩爲率。將應做新工。約估工段錢糧開單奏請。謂之奏單。又謂之清單。動工時。卽將工段尺寸錢糧分釐估明確數。造冊具題。謂之題估。工竣後。隨案報銷。具題謂之題銷。其庫貯歲搶各修之案。則于霜後具題。使庫貯另案。各不牽混。今三數十年。有另案大工。至四五年後。尚未題估者。凡初次奏單。斷不敢任意開銷。卽有續行請增爲數。亦難過母。故將別案預請之錢糧。悉挪移于此案報銷。賄囑部書爲之掩飾。若部臣將奏題三件。逐細核對。則無能置喙已。凡隄工加高。

培厚之案雖有加培尺寸而無本隄原舊尺寸難爲查核此法一行則隄面有誌椿硬據其灘面水面比隄高下悉有定準一切偷減工程伎倆無可施設故知長河深淺寬窄者自能明于錢糧也然有真識輕重者舉行此式廳營商同虛報之弊必起訪查得寔當與捏報軍情同論不可稍事姑息

附改水報式

某廳某汛某工第幾段某日誌椿存水若干丈尺寸

實測水若干尺寸埽前頂溜水深若干尺寸長河中

泓水深若干尺寸埽高水面若干尺寸灘高水面若干



千  
尺寸隄高灘面若干  
尺寸河槽水面寬若干  
丈尺

隄內河身寬若干  
丈尺

灘面卽灘唇緊靠河槽留淤常厚非謂隄根低窪之

也

比較昨日

長落若干

上年今日

長落若干

上年盛漲

日長落若干

廳總報加上汛河底比中汛

深淺若干

中汛河底比

下汛

深淺若干

隄面比較同

說壩一

或曰子言防河之不足爲治信矣請問治要答曰深其槽以遂河性而已請問治方答曰相勢設壩以作溜勢而已

潘氏之前河流歧出沙分停而不厚潘氏導而一之然後河得集力以攻一道之沙是之謂以水治水自潘氏至今三百年司河者工拙懸殊然所循者潘氏之法也夫河之敗不敗于潰決四出之日而敗于槽平無溜之時河性激而善回深與回常相待也槽淺則溜不激水無以回而爲淤淺者益淺激者益平河性怫矣能毋怒乎怒而無以待之則必成事成事則河底墊高而潘氏所創之滾壩日形卑矮不能不封土遇急去土以減水減水既多則河仍歧出其堵合也常在冬令力薄之時不能刷去前淤淤日高則河口仰溜日緩故近日雖墨守潘氏之法僅足以言防

稍弛則防之而不能矣。故能言治者，必導溜而激之，激溜在設壩，是之謂以壩治溜。以溜治槽，然壩以埽成，埽下而溜爭之，則埽墊，墊定則埽實，而溜守壩，是生工矣。埽下而溜不爭，則淤爭之，是棄壩矣。凡平流長河，其勢固以漸斜趨于工，工長者或數百丈，短亦數十丈，壩當工之上游，得力則溜勢上提，尾段工閉，而首段着險，或更提至工上無工之所，是棄工矣。又或溜經壩頭，繞壩嚙灘，勢成橫臥，生工則未有一定之形，棄壩則已成不能之勢，是召敗矣。故治河必用壩，然以北人試善泗之言，庸醫效華陀之方，則不如守繼長增高者之尙能暫防于一切也。

合註相勢謂相溜勢之所值也。設壩以禦溜，然必有溜而後可以壩激之。若設于溜勢不到之處，則置埽於軟淤之上，平漫之水遇壩而止，淤墊更甚，所謂溜不爭而淤爭之，是棄壩也。荀子水深則回，管子凡水之性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故曰深與回常相待也。溜非壩則不激，故治溜以壩，槽無溜則不深，故治槽以溜。溜與埽爭，則勢益激，而攻沙之力更猛。沙既去，則埽底空懸，故墊墊之數四，則新淤盡滌，壩基穩而埽自實矣。壩前深而中泓仍淺，故溜守壩以斜，壩挑溜歸中泓，則工減矣。溜緣岸行之處，恐其激蕩，復

隄故做埽工以禦之工前水深無所用壩故壩必在工  
之上游也溜勢上提尾段溜所不值故工閉首段正  
當溜沖故着險挑壩逼溜溜勢當於壩外直下若繞  
壩內轉橫入傷灘此而不治漸成倒鈎便妨入袖治此  
之法惟有就壩頭再進占挑溜頭外出若壩基單薄難  
任大占則須于壩外箱做邊埽幫寬壩臺則免溜提搜  
後之患溜提至無工之所舊工棄新工生是糜費

說壩二

挑水壩潘氏所創止用于塞決蓋縷隄成固無所用壩也  
近世善用壩者推嵇文敏公世稱白隄嵇壩不及百年而

故老無能指其基言其法者嘉慶初徐屬積淤水常平隄  
康茂園爲督修壩十餘道刷出深槽徐城始安嗣東河決  
衡家樓歸咎南河之壩多阻水舛矣茂園篤信堪輿家言  
廟宇公廨必親督修造至典籤不敢白急報敗固自取然  
其長不可沒也對頭斜壩則予所臆創以語諳習工程之  
安東馬文昭馬君以爲善遂用之於裡河而中河運河各  
廳效之凡遇水淺滯船皆恃此以濟運十七年湛溪爲督  
始用于黃河刷滌積淤功效甚著嗣以對壩逼溜見險而  
碎石能止險乃參用碎石漸至碎石徧工而對壩盡廢河  
亦漸淤說者歸咎于碎石則又非也蓋碎石斜分入水

挑溜頭故足止急淦攻埽之險然不能激溜故無刷淤之功壩于水面激溜溜被激而爭壩回旋徹底故淤隨溜起用各不同未可偏廢至於河身留淤則係減洩力弱之故非碎石之罪也然挑壩用於工頭面對壩施于灘唇壩入水而溜起溜起壩蟄或隨蟄隨廂或聽其蟄走則相機乘勢無可言詮是亦至粗而至微呼吸之間勝敗頓判者矣蓋非對不能逼溜非斜不能導溜不可太長不可太高務使埽眉迎淦而箍頭翻斷不爲老灘之害則得之矣

合註溜守工其險難測於工頭以斜壩挑之則溜歸中泓而工減矣不能減工而使溜常守之偶遇急則非碎

石不能救護也。太長則阻溜頭溜阻於壩而橫臥搜壩後嚙灘是召敗也。太高則溜擊壩腰其力上泛不能回旋徹底攻沙之力反減又防水漲之時壩阻溜勢更招前患

辨南河傳說之誤

說者謂高文定公廢爬沙船拆轉水墩而南河壞自河壩吏民以及朝省士大夫皆持此說而其實非也。靳文襄于康熙二十七年設立浚船其時南河止十廳故浚船分十隊而統以船務營守備一員。二十九年于勤恪接任卽調回浚船改隸葦蕩營參將專運蕩柴文定以乾隆初任



督去裁撒浚船時已五十餘年矣且江河巨艦乘風鼓浪一貓下卽止不行爬沙船尾繫鐵篋子一具其製三角橫長五尺斜長七尺着地一面排鐵齒三四十根長五寸約重五六百斤又益以混江龍一具其製以大木徑尺四寸長五六尺四面安鐵葉如卷髮亦重三四百斤比之下貓其勢相倍而謂以水手四名駕兩櫓上下梭織以爬動河底淤沙使不停滯其說蓋與兒童無異嘉慶十年今大學士戴公以侍郎視河公習聞爬沙船說促製成試之于清口太平河不能行翌日又試得行而甚緩不得力余就詢其主者主者曰星使必欲其行我使人翻鐵篋以齒向上

故勉能移動耳。或曰：文襄時獻此策者，欲藉官船運私鹽赴徐州。文襄受其賄，故勤恪罷之。余每以告人多稔其故。而當事好名高者，或猶欲舉行之。轉水墩在湖口五道引河之外，運口頭壩之上。從前洪澤湖口內有引河七道，而黃河大溜傍南岸直指運口，故築轉水墩分湖溜之七。西北行以敵黃，其三則東南入頭壩以濟運。墩之形不可考。故老言其上可堆料五百垛，則周圍蓋以千丈計。自康熙之末，吳城磚工外。

御壩既成，河溜北趨湖口，積有淤灘，寬至九百餘丈，名太平河。其西岸築順黃隄，以禦黃漲。而轉水墩仍分湖溜也。

分使向西北則恐衝開順黃隄接引黃溜南行爲害運河實有不得不拆之勢轉水墩旣拆文定於頭壩外加做蓋壩而於太平河中腰風神廟前做束清壩蓄清水之力使得聚勢以敵黃而回溜入頭壩濟運又于束清壩之北百餘丈築禦黃壩使黃水盛漲不得倒灌至所定冬築夏拆章程並皆妥善以後拆築不如法嘉慶九年始移束清壩于湖口移禦黃壩于河唇而運道屢梗其詳在策河四略嘉慶十六年百文敏公初莅任惑于浮言亦以復轉水墩入告余入署乃極言其故而覆奏曰接長蓋壩已有成效是雖無轉水墩之名而有其實因時立制不敢拘泥前奏

致失機宜。人亦漸知轉水墩之無關樞要矣。余見文定乾隆十六年呈大工二十段圖說簡要明晰。使後人守此不變。河事當不致敗壞。改斬文襄天然三壩爲五石壩。定啓放之式以減下河水患。又曾放石林減壩五次。皆減漫灘。渾水壩下引河不受淤。後人每一開壩如唐家灣王營等處皆掣溜入袖。致成巨口。數十年來司河者皆出文定下。而反被惡聲。文定之猶子文端奏廢雲梯關外修防。使河多故。江淮居民之毒高氏。或以此而追誣其先。以致來者不明于全河得失之故。雷同瞽說。故明辨其非。以告天下。非爲文定鳴冤已也。

合註通鑑輯覽第七十七卷神宗時有選人李公護者  
獻鐵爪龍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  
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  
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  
濬川杷其法以大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於水下如杷  
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沙泥或  
謂水深則杷不及淺則滯礙泥沙人皆知其不可用惟  
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令大名令  
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舊  
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

意不合耳。安石大悅。按公義所獻與懷信所置卽鐵籠混江龍類也。不過小人藉以爲進身之資。人人皆知其不可試之。又卒無效。止一范子淵附會之。荆公遂爲其所愚。弄書之史冊。傳爲笑柄。靳公豪傑。胡亦受此給也。  
恭讀

高宗純皇帝御批曰。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其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說而力行之。蓋好奇而復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倌曾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以疏雲梯關下黃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

聖訓煌煌當事者竟不之知而猶欲舉行之耶

南河雜紀上

嘉慶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余自都返揚州過清江晤黎湛溪時湛溪任淮海道告余曰吾本不習河事得君籌河芻言策河四略讀之因仿其意爲書與河帥爭必守倪家灘新隄不可得今竟決王營減壩致興大役可見河事原有把握余曰非僅此役已也上游南北兩岸應再決湛溪曰何故余曰閣下不見十一年王營減壩決而復上決郭家防蘇家山乎減壩下游入海處東則安東之灌河口北則海州之黑風口今黑風口已淤成小溝灌河口在葦蕩東

南輦林茂密。十一年留淤五尺。而雲台山麓已淤出水。則此決口之水行更不暢。回溜上潰較十一年當更速。不過在半月以後耳。湛溪曰。所論至精確。然河事花樣。或不如是印板也。七月初竟決棉拐山穿運。而望後遂決李家樓。十七年春。予偕鹽巡道朱白泉至清江。時百菊溪陳竹香皆在李家樓督大工。河庫係徐晴圃。湛溪已調淮揚。而楊邁功任淮海。三道事多咨於余。余告湛溪曰。李家樓必可合。然徐鳳泗積水方五六百里。皆當下注洪澤。再加伏秋大雨。勢必開壩。仁智義三壩皆無底信壩。雖新而工料不堅實。唯禮壩可放。然壩唇水脊金剛牆皆有病。當請量。



拆修所費不過二萬兩便可保全下河七州縣不被水湛溪未然其說余每見輒言之湛溪曰卽修亦無石工好手如何余曰有已革千總王研夫能勝此任閣下派工員延王君主之可也間日余以語晴圃遵功請共言之以弭此患晴圃曰湛溪昨日告吾曰慎伯四次勸吾修禮壩誰知爲薦友地也余曰湛溪識見如此終必悔之及六月湖漲湛溪在高堰搶護飛稟請開放禮壩竹香在清江菊溪在江寧皆飛批開放而菊溪又以六百里咨會竹香云有阻撓者行軍法及禮壩放而跌塘成巨口不能堵菊溪遂嚴劾竹香並無隻字相商擅開禮壩以致清水力弱黃仍倒

灌阻壞全河機宜而附片保湛溪通曉工程可任河督揚  
道汎地止湯陳工而湛溪出境七十里迎菊溪于童家營  
遂于童家營發此摺摺回竹香獲罪而湛溪遂以三品銜  
署河督余自八灘回清江賀湛溪而新升安徽巡撫胡果  
泉適至余故不識胡公避入幕內果泉謂湛溪曰清江人  
皆不曉事今早羣言吾弟不聽包慎伯計修禮壩成此巨  
案然吾弟果修禮壩則今日尙淮揚道耳安能開府千里  
耶湛溪大慚爲余已備聞其語也

十七年三月李家樓旣合竹香回浦菊溪回江寧而減壩  
報險竹香湛溪上壩搶護三晝夜白泉告余曰減壩必

可守。埽下卽蟄晝夜幫後戩而壩身轉側如地震報險五日已費銀七萬餘兩而不可止似當急稟制軍余曰上年余告制軍以八月動工合減壩制軍遲至十一月乃開工八月水報減壩口門深四丈二尺及十一月動工時水面落四尺而口門水方深二丈四尺是壩下有淤沙丈四尺無老土作基何能不翻是豈一稟所能濟事耶白泉曰且奈何余曰在減壩上游迎溜處做挑壩一道挑溜向南則壩下自拙淤淤久壩身蟄實卽無事矣所費亦不過四五千兩耳白泉急以告竹香竹香曰此真妙策然一道恐太吃重卽日興工疊做兩道閱二日挑壩成而減壩前已淤

出灘面數丈矣。

湛溪聞余十三年在陳家浦有當拆挑壩二三十丈之說不知馬港大工後河勢已改十六年冬湛溪尙在淮海告余欲拆去余曰此時拆挑壩則大壩恐吃重非計也湛溪竟拆之十七年伏汛至水出挑壩頭南臥刷大壩東灘塌進圈堰邁功以本道駐工督堵築費銀七萬兩旣合復墊口門頓深七丈余由浦赴八灘邁功要予于路偕往相度余曰此蟄口若合之須銀廿萬邁功曰廳營會估如君言余曰口門下有積水方十餘里與口門水相敵黃入成清漲落隨而出入必不成事若下埽則埽與水爭掣動溜

溜一得勢恐擠開四壩大隄成巨口閣下卽飭停工約十日卽淤出水面乃以土疊之百餘緡之事耳從之閱八日而淤見洎余旋車圈堰已做成所費才百五十餘兩

十七年夏有爲菊溪畫策于清江石馬頭外築圈堰弓處正對王營上起禦黃壩尾下屬之貼心壩議定而余知之遂入督轅告馮潮曰足下若向不是吾言者則無罪制軍若向不以足下言爲是者亦無罪今議築圈堰河寬千餘丈至此陡束爲二百丈大汛一至非衝塌禦黃壩卽衝開減壩否則逆流決桃宿邳睢或迤下攻貼心壩決錢工周工足下速以已意止之若及余則彼人且故欲成之是罪

反在余矣。潮以告菊溪，得不行。是年冬，湛溪既爲河督，而畫策者又以告湛溪。余急謁湛溪，切言其不可。湛溪答已入奏。明年秋漲，睢南桃北連決。湛溪躍入河，者再以河南睢工成口奪溜，得不成事。睢工甫竣，而伏汛大至，禦黃壩埽壘場三次，溜勢直趨貼心壩，拋碎石搶護。至一月，共費帑九十萬，溜勢始漸北，得無事。

〔合註〕蘇家山係銅山縣迤上北岸，有閘放水，由水線河入微山湖。是次因沖場閘東牆成口，黑風口在胸山旁。去海州城十里，本寬七八里，風濤甚險。十一年黃水下注，淤成小溝，纔寬二三丈，深三四尺。棉柁二山在壘。

州北岸李家樓在陽山縣南岸。王研夫之祖係東河  
守備以精石工白敏恪創築高堰奏帶來南堰工長百  
里名爲一八不分其工並無一丈一尺逕平者能迎浪  
而柔其勢至爲精妙嘉慶十五年候補道裘世璘督辦  
風掣堰工五千餘丈延研夫總其事工竟之後經大風  
五十七次並無片石掣動者近經數修通工無復知一  
八不分之名目者矣。湯陳工在清江石馬頭下十八  
里南廳工止此。詞序大溜東掣進占甚易蓋以此次  
減工興於李家樓既決之後黃水滙入洪湖沈清以射  
太平河而下減壩屬清水自岸下游舊河身雖有淤

墊不能阻遏水頭。壩開放攔壩溜自東下。又口門內經清水汕刷。並無新淤。不以進占得占爲忌。故言甚易。凡黃河口岸深忌進占得占者。以口岸壩臺之前。大溜所不走。必掛新淤。埽下不能得溜。並無搜墊。則捆箱迅速。然積至將合龍口門。不過數丈。一面開放引河。一面掛纜合龍。溜頭轉換之際。攻壩力猛。而首先所進之占。束枯葦於新淤之上。常至搜後。刷通新淤。故也。然減工既係清水。何以合龍後。又有積淤丈餘。蓋以仁壩跌翻。東洩暢順。倒掣全湖之水。其出太平河下口門者。勢同平漾。又二壩圈堰收束已緊。幾同池岸。出湖之水。挾大壩



河一路積沙以下口門跌塘既深溜勢湍流漸次停沙  
歷經數月故至於此。錢周二工在貼心壩東三五里  
十三年堵減工在北岸茅家嘴開引河改溜二工皆淤  
廢。

南河雜紀中

乾隆末李薊林爲河督外河廳屬湯陳工報險河督臨工  
見浪勢猛甚飭鄰廳協濟料垛搶護王全一爲湯陳工外  
工友告居停曰此水歎氣也必無事明早必掛淤凡浪來  
軟而去硬者勢似輕而正溜伏攻埽根今浪來硬而去軟  
是埽根已掛嫩淤水面乘風力見險勢其實不足畏也若

冒昧動工埽一入水則嫩淤刷動溜頭隨埽而至事不可知矣竟不動工明早果掛淤。

河工最苦無土王全一辦豐工裡外皆水取土須在五里外王乃以意於口門下左右各做一小壩使水出口遇小壩而迴溜入壩外以掛其淤每夜所掛足供明日之用以是工得速成而少費又嘗見錢工土隄滲漏隄裡冒水穴大已徑寸王急令人以鐵鍋盡力合之而坐其上少頃水不得洩而迴遂淤滿其罅隙隄得不潰。

馬文昭騎驢由邳州至宿北見長河中有三浪沒頭不起迤下三里卽梁工梁工正搶險主者告馬曰埽前無浪

墊已搶兩晝夜不止失埽五且奈何馬曰吾見長河有三浪甚奇此浪伏行攻埽也急至上游長河邊做一魚頭埽三浪便當隱而見於埽前則工穩矣從之埽成而三浪隱梁工乃平。

十六年七月余應菊溪招由揚赴清江至寶應見挑長河土工四十段內廿九卅二兩段最如法問土夫云包做每方錢三百廿文邊歛在外遂存張聖培于其白田舖廠房知兩段皆聖培所承辦問其領價曰每方領錢二百六十六文余曰足下何堪此賠累聖培曰方有餘剩何賠耶吾領二百六十文而包手夫頭以三百廿文似天賠然官收方

用銅尺。土夫包方用溝尺。銅比溝短一寸。吾包時言明收  
溝加一。銅方一尺積溝寸七百二十九。溝加一方尺積溝  
寸一千三百卅一。合計加八。每一方合官價四百七十餘。  
除去包價三百廿。又加邊歛每方四十。照料供給每方三  
十。是包一方實剩錢八十餘文。吾承辦官工土萬二千方。  
可剩錢五百五十餘千。他工員既賠累。又不如法。是在辦  
理工拙。吾子當明告制府。但講求工程。莫任察訪也。

碎石坦坡。靳文襄公用之于高堰後。

純廟飭用之于瓜洲江工。嘉慶初。蘭河督用之于黃河石  
林工。徐心如任徐道時。用之于銅浦。皆有效。然蘭止做甬。

段徐止做四段其用之黃河通工者自湛溪爲柯督始誘  
語四起以爲碎石淤入河底必爲大患余在揚聞其言  
不敢斷其是否後入都經過黃河碎石工而知其有裨無  
害湛溪因誘語直達於都乃爲書力陳碎石之善與余遇  
於邳州以書示余余曰閣下歷陳碎石之功備矣然其所  
以好處則在碎石入水坦坡而下其坡層在水底挑溜故  
止險之力加於廂埽耳湛溪曰子語容吾思之湛溪舉事  
多依傍策河四略惟碎石是其心法而不能自言其故史  
公曰能行者未必能言亮哉

案碎石工斷不可用於運河  
及時築時拆之場以運河

窄溜急恐刷入河心爲漕船之害碎石得淤  
乃能閉氣堅如生處時不淨常沮河流也

余言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故旣爲說壩以明上治復爲雜紀爲明錢糧者舉其凡例夫言河于錢糧似屬粗迹然錢糧有昌銷有虛糜其事與機宜常相待也視爲粗迹舛矣廳員職在佐貳廉俸未優所轄工段多或十數長或百里設廠延友膳丁役給書算犒兵夫養車馬辦公必需之資歲至盈萬卽伺應院道供餽差委亦人情所不能免其收給也必於工帑而動云實用實銷非解事之說也眞明錢糧者責七成之工而已卽如南河舊例庫貯止五十二萬其時廳缺十四每廳奎算庫貯三萬五六千以七成積

之每廳做工所餘數皆過萬辦公之外尚可稍資家計  
况近日庫貯之相倍蓰耶然使爲河臣者公然以三成  
之帑明津廳員則無以爲名而漸不可長不知埽工首  
重正料部例以斤計三十斤爲一束工例以方計四十  
束爲一方部例以九萬斤爲一梁工例以七十五方爲  
一梁皆于做工時銷單長一百埽工一方名  
一個單長是故以工

例合部例堆一方爲料千二百斤每做一單長爲料九  
百斤部價常絀於市價然實堆正料一方斷不能至六  
百斤以溢出之倍斤益不敷之價則有盈無絀矣又絀  
束皆緊捆做工時拆散平鋪勢有浮出加以半土廂壓

土料相乘總不能及七成其土工部例用銅尺工員收挑夫之方工例則用漕尺漕比銅加一四面乘算亦尙不及七成是故工得七成實已照例如估而非屈法下徇曲留餘地也其不及七成者則謂之冒銷冒銷之術甚多名目難以枚舉然余往來南河二十年所見工程有不及二三成者甚有領帑竟不動工者皆非別有神術使管轄官竟不能以意查詰也故冒銷之弊易除也近年河臣莫不以拆秤料垛爲務然未見有臨工先數垛數者是亦齒決之問矣且料以做工果能嚴核工段不使以隄身冒埽臺以敗埽填壩心雖不查料垛可也



若臨工而不能校核卽料堦斤方如式一開春工報明  
動用繼請防料虛稱墊辦此融彼銷曾何關錢糧之費  
省乎聞之古權家云東備則西寡南備則北寡無所不  
備則無所不寡近日防河與此大似中無定見普律加  
培溜勢不到則簣土束料皆歸虛設溜勢所及則以普  
防之故卑薄不足爲禦因是虛糜反致疎失若夫籌辦  
大工則情狀萬端尤難言喻故余言河事專重救弊而  
指冒銷者常少戒虛糜者至多凡以此也有心人詳覽  
余書類求以得隅反則河壩勞民庶其可小息乎

**合註**浪沒頭攻壩下與壩爭而激起浪勢故來軟而去

硬此而不治成事在卽須于上游做斜壩挑歸中泓則險平浪起時乘風力見險攻來硬埽根掛淤浪伏而不與埽爭故去軟此隄裡指背水一面與四略所言

同浪搜埽底埽空而浪伏行埽下擎托之故埽前不見浪而下埽則蟄也不知河底之淺深故無定見冒銷之弊在工員虛糜之罪在河臣河臣之虛糜者多則工員之冒銷者愈多弊端相因正本清原由河臣始故虛糜之戒尤多河臣之虛糜其端有三昧者胸無定見長河淺深隄工險易漠不關心汛至則不知所措處慮修防節節加培餉之虛糜者一也貪者與工員爲市好

生事端借國帑以脂潤私人餉之虛糜者二也其或稍知慎重又不能相度形勢私心自用非險而以爲險生工在無用之地當爲而不知爲失機貽事後之悔敗端頻見救給不暇餉之虛糜者三也然則不識機宜欲不虛糜其亦難矣

壬辰春予北上迂道存翰風于館陶署翰風言境內漳神廟乃直隸河南山東三省輪奉

旨致祭之大祠今年廟斷不可守吾子當有法止其衝塌已具輿馬請前往相度之廟去城三十里予至廟詢餉持云漳去廟前舊有二百丈今山門前僅容一車大約

八夏必圯矣。子見直廟門二十餘丈外，河心有磚墩，周圍四五十丈，乃本廟戲臺，被沖入水，已三十年。子意磚入水，竟能跼住，廟左故市甚盛，十年前被大火，市遷河北岸，火場長數里，斷磚塞路，子遂相溜勢于廟之上游，釘木椿三，返告翰風，派丁前住廟內，買亂磚每担五六文，卽依椿傾入河，聽其斜分，外游以壩尾平岸爲度，計磚壩三道，用亂磚三萬担，可成費約百五六十千耳。翰風卽照辦。五月子南返，過署，翰風言三壩十餘日，卽成。經大水七八次，北灘已塌六十餘丈，磚墩已淤，與廟連墩後，并積淤二十餘丈矣。是年輪河南主漳河祭，灌

司栗公將事後細詢磚壩挑水刷淤之故次年栗公擢  
督東河遂用磚于通工傳所謂有開必先者耶故因南  
河碎石而類記之附告觀者

男

誠家承

孫希

龐曾

希

廉

校字